

陽明山國家公園

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記錄

湖 底 座 談 會

竹 子 湖 座 談 會

計畫主持人：李瑞宗

研究助理：姚淑芬

工作人員：盧淑銀 陳妙翎 曹靜茹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A Study in Pre-inhabitants' Heritages and the Oral History by the Aged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Vol. I . The Panel Discussions in Hudi and Tzutzu

Principal Investigator

JUI-TSUNG LEE

Research Assistant

SHU-FEN YAO

Funded by :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Interior, ROC**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June 30, 1997

誌 謝

首先要感謝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給予本次的調查研究機會。尤其蔡處長佰祿、楊副處長健源、曾秘書偉宏，對本計畫的重視與支持，並惠賜許多寶貴意見。

此外，承蒙保育課詹德樞課長、羅淑英技士、魏映雪約聘研究員；解說課呂理昌課長、賴修怡約聘解說員、蕭淑碧技士；企劃課劉田財前任課長、董人維代理課長、蔡若茵小姐；觀光課楊美玲技士、林志雄技佐多方協助，特予致謝。

調查研究過程中，擎天崗管理站韓志武主任，小油坑管理站李朝盛主任，龍鳳谷管理站陳育賢主任，均提供許多建議，使本案獲益不少，在此深表謝意。

此外，尚受到許多老歲仔的協助，實在無法一一列舉，然而下列諸位先生的指教，令人獲益良多，他們是：

金山鄉：賴在、柳登文、劉貴財、黃阿政、高平、郭文德。

萬里鄉：吳蕃薯、許枝春。

士林區：邱阿華、何清山、葉金石、何傳盛、黃林、何文貴、何烏毛、林永耕、沈清水、何泐亮。

北投區：許再傳、許健一、黃形象、高金進、陳有贊、曹賜德、詹寬裕、高銘杰。

石門鄉：許永祿。

三芝鄉：張永洲、陳稱穎。

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的何致遠、蔡蕙如、張雅蘋、吳平海、陳佳伶，建築與都市計畫系的黃文俊等諸位同學積極參與且多次襄助，使本案得以順利完成，在此一併致謝。

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記錄

湖底座談會

竹子湖座談會

摘要

本調查研究執行期間，自 1996 年 8 月至 1997 年 4 月，歷時約九個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迄今已屆十餘年，各項動物、植物、地質之研究，已大致卓然有成，惟關於人文方面之研究較為欠缺。隨著區內魚路古道之研究規劃、大油坑之規劃設計等各項計畫逐步推動進行，亟需對區內的各項歷史資源作一系統整理，其中，尤以耆老訪談更為迫切。因為園區內各村落之年耄長者，隨著歲月的更迭，將愈趨凋謝，致使此項人文資源變為無法彌補的遺憾。

本調查研究分為二主要部份，即耆老座談會與個別訪談。1996 年 10 月至 11 月，曾在陽明山區的四個聚落舉辦耆老座談會，依次是湖底，竹子湖，十八份、頂湖，菁礮、山豬湖。前二次座談會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一冊報告。後二次座談會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二冊報告。個別訪談部份，係以陽明山國家公園所轄各村里為基本範圍，並擴及相鄰鄉鎮。士林區、金山鄉、萬里鄉、石門鄉歸屬東北分區，訪談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三冊報告。北投區、三芝鄉、淡水鎮歸屬西北分區，訪談內容彙為本研究的第四冊報告。

積極而有計畫地舉辦座談會與逐村訪談，並將這些成果彙整成冊出版，不只保存了先人的歷史經驗，更可作為保育、解說等部門重要之參考與借鏡，藉此建立陽明山區人文歷史之基本資料，以為將來史蹟研究的基礎。

A Study in Pre-inhabitants' Heritages and the Oral History by the Aged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Vol. I . The Panel Discussions in Hudi and Tzutzu

Abstract

This study took nine months to finish, from August, 1996 to April, 1997.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ies of animals, plants and volcanoes. However, there seems not so much gained in that of culture. With the successive planning projects of the historic fish trails (魚路古道) and Tayiokeng sulphur mine (大油坑), what has been induced is an urgent demand for systemat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humanities resources of the park. Among them,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inquiries of the aged who wither quickly. An unamendable loss it will be if we miss their precious memories of the past.

This study contains two parts. One is the panel discussions by the invited aged, and the other, the individual inquiries.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of 1996, Four discussions were held one by one in some villages of the park — Hudi (湖底); Tzutzu (竹子湖); Shipafen and Tinghu (十八份、頂湖);

Chinghsue and Shanchuhu (菁礮、山豬湖). The record of the former two discussions makes up our first report, and the latter two our second report. As to the individual inquiries, basically, those whom we visited are residents of the park, and of the nearest-by villages or towns. Shihlin (士林), Chinshan (金山), Wanli (萬里) and Shihmen (石門) are in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The record of the inquiries made there is the third report of this study. Peitou (北投), Shanchi (三芝) and Tanshui (淡水) belong to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the record of this area becomes the last report.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reports not only keeps alive the experiences of our forefathers' but offer help to the park authorities for the future conservation engag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service. Moreover, with this effort, the fundamental data of the regional history c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s a result, all the coming related studies would have a easier start.

目 次

誌謝.....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次.....	V
湖底座談會.....	1
竹子湖座談會.....	41
附錄一、如何籌畫與進行一場座談會.....	77
1. 工作計畫書.....	77
2. 耆老名單確定.....	81
3. 地圖製作.....	82
4. 製作新聞稿、傳單、旁聽單.....	82
5. 租借會場.....	83
6. 拜訪耆老發掘資源、商訂問題與安排道具.....	84
7. 會場佈置.....	84
8. 座談會進行.....	86
9. 整理會場，恢復原狀.....	89
10. 會後新聞稿.....	89
11. 照片沖洗，分發耆老.....	89
12. 文獻資料複製並送還耆老.....	90
13. 文稿聽寫、打字.....	90

陽明山國家公園

湖 底 座 談 會

壹、時 間：民國 85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

貳、地 點：台北市湖山國小視聽教室

參、主 持 人：李瑞宗副教授

肆、引 言 人：王俊智主任、許健一先生

伍、出席人員：吳阿書、吳清朗、吳國棟、吳萬源、吳文華、黃財福、許新殘、許金鎰、詹再傳、許健一、張清池、吳朝漢、詹有連、朱金木、張萬居、吳張香、詹炳東、王俊智、吳許親

陸、列席人員：許陽明、洪德仁、蕭敏慧、簡惠美、李明俊

柒、攝 影：林昱雯

捌、記錄整理：姚淑芬、施文萍、駱美祝、林昱雯

玖、記錄審定：李瑞宗副教授

序幕

8：30 頂湖陣頭—協義社熱鬧開場。

9：00 放鞭炮。

一、主持人致詞

各位先生、女士，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向你們請教有關湖底過去的歷史，還有昔日的生活經驗。你所知道有關本地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趁這個機會把它說

出來。這次座談會的目的是想把陽明山區的村落發展經過作一整理。

爲什麼第一站選在湖底呢？因爲我跟許健一先生比較熟，他又對地方上的事務十分熟悉。湖底辦完座談後，下星期我們會在竹子湖辦，再來是頂湖，再來是山豬湖。陽明山區先從這四個湖開始，每一個村庄辦座談會的時候，希望大家都能來參與。

今天的引言人是許健一先生和王俊智主任，引言人就是幫助我來引導大家發言的人。今天的座談會從 9：00 開始，預計到 12：00 結束，所以時間很寶貴，我先把程序說一遍，接著請許先生和王主任致詞。首先，按順時鐘方向請每人進行 3 分鐘的自我介紹，你們可以依照事先填寫的個人資料表來說明，例如從前讀那個學校？曾做過什麼事？對湖底過去的印象？說完就換下一人。自我介紹後，進入討論主題，對交通瞭解較多的人就說交通，對教育發展較清楚的就說教育，關於家族歷史、產業更替以及本地的舊地名如：內厝、外厝等，皆可一一暢言。接下來，請許健一先生發言。

二、引言人致詞

（1）許健一（老健仔）：

感謝李先生今天可以來我們湖底辦鄉土歷史座談會，希望各位長輩，叔叔、伯伯、阿姑支持我。

現在村莊裡的小孩對於本村都不甚瞭解，很多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所以我們現在將地方上的資料彙集，讓這些小孩、晚輩們可以知道過去湖底的發展經過，謝謝。

（2）王俊智：

各位鄉親、各位長輩，我是湖山國小王主任，我來湖山國小已經八年了，老健仔或其他先生的小孩我都教過，來這以後發現這間學校學生不多。民國

80 年，市政府及市議會認為這間學校的學生人數太少，因而有停辦湖山國小的決議，但由於教育局主張小學校有小學校的好處，所以，就用另一種方法，利用鄉土自然科學小學的方式，開放給台北市的小孩越區就讀，如今，湖山變成是小校中人數最多的，雖然大部份學生都是從台北市上來的，但是不管本地或外地的學生都相處得很融洽。

來到湖底後，發現湖底有許多小孩們不知道的東西，所以我就開始整理，設法將湖底一些古地名譬如：四窟、三窟、魴舁崙仔、魴舁湖、紅壇、厝仔上天、水車寮等來龍去脈調查清楚，為此，我曾拜訪過一些人。

這學期開始，小孩們開始接觸到古地名。至今已建校 50 年的湖山國小，其實在民國 32 年就已經開始經營了，那時是北投國校頂北投分教場，要從民國 35 年 5 月才正式獨立為湖山國小，今年剛好已經 50 年，如今要整理舊資料時，發現舊相片不見了。從前所整理的相片以及老總統健在時，來校巡視的照片都不見了，所以我想拜託各位，如果你有保留以前學校的相片或資料，或是當時的黑白相片也好，不太清楚也不要緊，請你拿來讓我們翻拍或捐給學校，這樣，在明年 50 週年校慶時，才會有豐富的資料提供給校友及社會人士瞭解這所學校的發展。讓我們記錄起來，以後子子孫孫都能瞭解湖山國小的發展史。多謝各位的參加，真多謝。接下來開始自我介紹。

三、第一階段 耆老自我介紹

（一）詹信雄：

主席、各位鄉親，今天真難得，我們來這見面、聊天、講古，這是很好的機會，因為平時我們大家若要在一起也不容易。我小姓詹，詹信雄。目前在市政府社會局服務，大概到了退休的年齡。家族是種田出身，我算起來是湖山國小第五屆畢業，畢業以後去讀復興中學，接下來念開南，之後是念政大行政系，以上是我簡單的介紹。

(二) 詹炳東：

主持人李教授，龔校長，王主任，各位鄉親，我小姓詹，名炳東，民國 21 年 8 月 23 日出生，世居在湖底，現在服務於台北市自來水事業處生產課陽明淨水場，多謝各位，謝謝。

(三) 吳雲鵬：

大家好，小姓吳，名叫雲鵬，住在湖底路 2 號之 8。差不多民國一、二十年的時候，我們在北投讀書都用走路的，以前交通不便且是石頭路，柏油路是我們光復才鋪的，說到古早的生活情形實在很清苦，簡單說幾句給大家知道。

(四) 張清池：

主席，各位前輩大家好。小姓張，名叫清池。我的住址是湖山里半嶺 64 號之 1。以前讀書時，路況很差，窮苦人家很多，有的也沒讀書呢！

(五) 朱金木：

李教授、王主任，各位鄉親大家好，本人姓朱，名金木，民國 11 年出生，26 年離開湖底，67 年才回來，所以對過去不甚瞭解，從前的生活的確很艱苦，我在北投國校念書的時候，打赤腳走路上學，穿短褲、戴斗笠，十分艱苦，過去的吃、穿、住都很差，現在的情形好很多了。

(六) 吳國棟：

主席、大家好，我叫吳國棟，住在湖山里湖底路 8 鄰 10 號。

(七) 吳阿書：

我姓吳，名阿書，住在 8 鄰 16 號，我是水利方面的工程師，大概有 30 年以上都在外面討生活，所以對本村的情況瞭解不多，不過，小時候的情形略知一二。

(八) 吳許規：

李教授、王主任、各位鄉親大家好，小姓許，名叫親。我本姓許，嫁到吳姓，是同庄的人家。我是北投國民學校 24 屆畢業。

（九）黃財福：

李教授、王主任，大家好，我是黃財福，住在湖底路 20 號之 12，我從小就沒讀書，不太會說話，不好意思。

（十）吳萬源：

大家好，我叫吳萬源，住在 9 鄰 20 號之 3，從小就住在此地，在北投公學校念書，第 28 屆畢業，畢業後就在莊裡做粗活，沒出去外地做過事，說話較笨拙，謝謝。

（十一）張安：

大家好，我姓張名叫安，二個字而已。我住在半嶺，我和大家一樣，都是在北投讀書，平常都打赤腳走石頭路，冬天很冷也一樣，我是 30 多屆，差不多在光復時畢業的。

（十二）許新殘：

李教授、校長、王主任，各位鄉親大家早，我小姓許，叫新殘，住在湖底。我有一段時間在農會擔任代表，農會的事情我稍有瞭解，村裡的事有些不是很明白，以後大家若對農會有問題，我們可以互相研究，謝謝。

（十三）吳朝漢：

各位鄉親大家好，小弟住在湖山里湖底路 16 號。

（十四）許金鑑：

主席，我可能是湖山國小的老前輩了，我第二屆，第一屆沒看到有人來，在湖山國小念了 6 年畢業，之後就去北投念初中，才讀一年就讀不上去了，所以只在北投一年而已，因此對湖山這整個環境相當熟悉。後來我做了四年的技工，然後轉到管理局至今。

(十五) 吳張香：

各位鄉親大家好，小姓張，嫁給吳家做媳婦，以前生活很艱苦，沒讀書，不太會說話，謝謝。

(十六) 許健一：

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許健一，我們許家來湖底差不多有 10 代多，因為今天我的父親身體不適，無法參加這個座談會，感到很抱歉。

湖山國小的學生人數曾經只剩下 70 多個時，一度要被廢校，當時我去跟台北市教育局副局長爭取，我說自日據時期就設學校了，為什麼現在國民教育這麼普遍還要廢校，爭取到最後才說要改成鄉土自然科學學校，雖然我讀 6 年國小後就沒再唸書了，但我對湖山國小的學生仍很關心。從湖山國小畢業的學生有考上北一女、建中的高材生，台灣大學也有，所以並不是小學校就不好。明年湖山建校 50 週年，希望大家踴躍支持，一起幫忙。

我曾聽前輩說起興建學校的歷史，湖山國小的建立是靠居民自動自發砍杉木或竹子來蓋草屋，隨著時代進步，再拿瓦蓋屋頂，一磚一瓦砌成的。當時的郭聰德校長對我們湖山的貢獻真是很大，現在他人已不在，只剩張阿維、詹春化、鄭清河、林清祿老師還在，但今天實在太匆忙，沒辦法一一邀請，作得不够周到，請大家包涵。

四、第二階段 綜合討論

主持人：

現在自我介紹過了，接下來就可以進入今天的主題。我們事先將湖底的历史主題分成好幾項，你對哪一項較有把握，較瞭解，你就說那一項。現在開始不必按照座位順序，可以自由發言，現場有做記錄，將來會整理起來。發給各位的討論題綱，可以看一下，待會兒就以這些主題分別進行討論，我們先請老

健仔唸一下。

許健一：

首先來討論我們祖先是怎麼從大陸過來的？爲什麼住在湖底？湖底是如何開發的？有資料的人可以舉手發言。

吳許靚：

我說我家的歷史：我的祖公來臺灣以前是住在福建省安溪縣，安溪縣山較多，祖公種茶爲業，後來祖公過來臺灣時所做的工作仍延續從前，依舊種茶還有燒火炭。到了阿公、叔公的時代就撩箱板，燒火炭、種茶。阿公和叔公二個兄弟當時賺千多租。

阿祖早早就死了，阿公的耳朵重聽，但工作勤勞，至於叔公則很會持家。再說到他們各自的家庭，阿公有四個兒子，叔公有一個，所以叔公的兒子一個人分到五百多租，而阿公每個兒子只分到百多租。

祖公較晚來臺灣，爲什麼住在山上而不住都市呢？有人跟我說：你的祖公本來就屬於山上，因此來到這裡仍然要選擇跟過去一樣的職業才能生存，種田的人不會做生意，所以他得住在山上種茶才能賺錢。

主持人：

你現在說的是吳家，也可以講講許家。

吳阿書：

我補充：我的祖先是在第十四世來台的，至今已是二十四世，而在十四世之前的就比較不清楚。看族譜可以知道，祖先從十四世來臺灣，十五世有五個兒子，五個兒子中排行第二、四、五的沒過來臺灣，來台後又有十六、十七、十八世，十八世就是我的阿祖。剛才我的牽手說過，十九世就是我的阿公，父親是二十世，我是廿一世。

祖先原住在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金田鄉。剛才說的五個兒子中的二個，來臺灣的就住在湖底，為什麼會選擇這裡，這就是人的習性使然，受到他過去工作習慣影響，從前的人怕水，所以要住高一點，水才淹不到。祖先來此已有 200 多年的歷史了，當時的台北平原，淡水、北投這邊可能都還沒有人住，現在所說的北投、番仔溝、番仔厝，聽說曾有番仔住在那裡。

主持人：

吳先生，你剛才說，因為你祖先的職業關係才搬來湖底居住，於是開始在山上燒火炭、撩箱板：

吳許親：

撩箱板是來臺灣才做的喔。

主持人：

在大陸種茶，來紗帽山這邊才燒火炭囉。

吳阿書：

我去大陸安溪縣的時候，在那裏的親人也全種茶的。可能祖先將當時在大陸的生活習慣照著拿過來，帶至湖底發揮下去。

許新殘：

我簡單介紹一下我的祖先，現在留下的族譜，聽說是我的阿公後來回去大陸抄的，並不是開基祖就帶來，阿公少年時自己坐帆船過來，他回廈門時拜託人去抄的族譜，那時是光緒八年，所以詳細情形我並不甚了解。祖先原籍是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歸善鄉，和姓吳的鄉里不一樣。從前聽說湖底是姓詹、吳、張、許的天下，差不多都是安溪縣來的，定居在臺灣淡水縣芝蘭二堡，土名紗帽山。

主持人：

請詹先生爲我們補充一下。

詹信雄：

我們詹氏在湖底算人口最少的一族，我也不敢說是湖底的大族。根據詹氏族譜，從詹春化老師那邊謄過來的，因爲我的兒子在臺灣工業技術學院畢業的時候，他的學校報告就是要蒐集族譜，兒子就問我：爸爸，我們的族譜呢？我說：族譜在你的阿公做師公（道士）時就已經燒掉了。

吳許靚：

怎麼會燒掉？

詹信雄：

對啊！拿不好就燒掉了。後來，功德簿裡面有寫，才去十八份那邊抄回來，十八份那時是詹氏大宗祠，臺灣全省的詹姓都要整理，我就去那邊印了一本。所以詹家若從黃帝第一代算起，到開基河南的時候已經是四十七世，在河南後又開始分世，當時的四十七世是允平公。從最原始算起是第四十七世，若從分世算起，就是第一世，也就是算分支的意思。開基祖是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所以我們的祖籍是倒溪鄉樓仔厝埤仔腳，當時有二個厝，一個是樓仔厝；一個是石鼓厝，我是樓仔厝的人，十八份有一部份是石鼓厝的人。到我祖先重金公時，從河南分起已經是第廿九世，就是由黃帝算起八十六世。到臺灣後，我的爸爸是第七代，我是第八代，至今從黃帝算起是九十三世，河南算起三十六世。若以此算來，詹春化就是跟我的阿公同輩，所以我要叫詹春化叔公。至於說從大陸來後是如何經營，我就不太瞭解了。

詹炳東：

我這個詹家世居湖底，那個時候很窮，大部份是務農爲業，種田及在山上耕作，到我的爸爸手頭時，我爸叫做詹本，是當時的保正、里長和鎮民代表。台北成爲院轄市之後，我老爸才沒做頭人，他的一生都在爲民服務就對了。

在我爸的手頭上才大力經營柑園，柑仔在山上種很多，那時的柑園與今日不同。現在是柑仔成熟時一擔一擔摘去賣，那時是包商生意人整山總包，柑仔快成熟時，他就來看，整山給他包，所以不用自己摘、自己擔，是包商到山上擔。當時我爸主要是經營柑園，是一名柑農。

柑仔在湖底還發展了一段時間，但不是只有我爸經營而已，莊裡也很多人種，柑仔漸漸沒落後，就改種蔬菜。湖底那時候大部份的人是種田、種菜、做山。湖底也出產打石的人，打石師父多，從前全蓋石頭厝，因為自地取糧。磚就要去買、去擔、去載，這些都要到都市才可取得。因為大部份皆就地取材，因此湖底、半嶺、大坑有許多打石師父，湖底人的生活非常辛苦，擔火炭到士林，擔磚瓦回來。現在是說我們祖先來台的情形，我說到這裡就好了，待會再繼續談，謝謝。

主持人：

再來是不是請半嶺這邊姓張的人家說一下：

張安：

在半嶺，我們張家是大族，我記得我的阿公是讓阿媽招贅進來的，生了 6 個兒子，2 個女兒，我爸排行第三，六個兄弟的概況我不太瞭解，我只知道我們這一房，我的兄弟有 7 個，女的有 6 個，老爸和老媽很會生，所以光是我們這房的子孫就有百餘人。

阿公剛過來時是種田的，另外還出去跟人包工作，如割稻子、開山種蕃薯，也曾抬轎，每項都做。

主持人：

我們知道半嶺全都是姓張的，怎麼不住在湖底或下去北投，剛好在山坡的中央呢？

詹信雄：

土地和農作物在那兒，就在那做事。

許健一：

現在我們來說古早的交通，有誰要發言？好，詹先生發言。

詹炳東：

說到我們湖底的交通真是非常的不方便，怎樣不便呢？我在北投七星國民學校畢業後，一直讀到高等科，初中，總共十年的時間，湖底與北投間的路是石頭路，日據時代的物資配給制，打赤腳走路去上學讀書，路況很差，走到腳趾頭都腫起來。那時候腳底皮是別人的雙倍厚，因為物資配給制的時候，一班50人左右，一年配給三雙青年鞋（橡膠鞋）讓我們抽，我六年都沒抽到一雙。你想想，石頭路在夏天或平常的日子裡就不是很好走了，更何況下霜雪時還是得照常走，趾頭都紅腫得好大，比別人厚的腳底皮就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當時走到北投若夏天沒帶茶，就在第一公墓十字路口彎仔腳那邊有一孔水泉，那時候上學都是整群人，所以要跑在最前面喝比較清淨的，現在我還記憶猶新。泉水是很清，但是先喝的人會把泉水弄濁，排在後面的人就喝到濁的，所以走到那裡大家都用跑的。夏天戴斗笠、打赤腳、曬太陽還是照常唸書，讀到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那幾年，書包背著還沒到學校，空襲警報就來了，所以有時候還沒走到學校就轉回家，有時剛要坐下唸書或才上一節課就回家，讀得好辛苦呢！

交通不便就是都沒車，全靠走路，且是石頭路，莊裡人出入挑擔也是這樣走，從湖底到北投，到神泉閣就5公里了，整段路程大約6公里，去程不需1小時，回來就得花1小時。我們這一輩的人都像我一樣走路去讀書的。這裏的電也是很晚才接，我唸書時點油燈。湖底有電時，水井尾、頂半嶺、半嶺也還是沒電。謝謝。

許健一：

往北投這條路，聽說是日本時代一個叫山本的人來建設的，未開路前，我們從半嶺的欄杆橋到士林是如何出入，這方面有誰比較瞭解呢？

吳萬源：

照上輩說給我聽，這條艋舺崙頭路是竹子湖走到我們紗帽山坪過來，從艋舺湖下去欄杆橋，再從三角埔仔到士林。從前都這樣走，先挑木炭下去，再擔磚瓦回來。從前蓋房子的磚、杉木，都是從三角埔仔擔回來的，所以那時的房子是土墘厝、磚仔厝、草仔厝。石頭厝是後來生活較好才改建的，石頭厝沒有多少年的歷史。我家是民國元年蓋的，所有權狀就是寫民國元年，那時是瓦厝和土墘壁，到近幾十年才改石頭壁，據我的瞭解是如此。

主持人：

你可否說詳細一點，剛才詹先生講往北投的路線，你現在說的是往士林，到士林要走多久？會經過那裡？

吳萬源：

也是要花 1 個多小時，竹子湖的人也是走同樣的路線，經過紗帽山坪，艋舺崙下去，從半嶺、欄杆橋，再經猴硐溪、三角埔仔，再經舊街，就會抵達士林，路線就是這樣。

主持人：

請吳先生補充一些。

吳阿書：

從我們這裡走到艋舺湖仔，從頂半嶺下去，就是欄杆橋了。欄杆橋是一塊板子做的，再經過猴硐，往三角埔仔下去，繼續走就會經過士東國小，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北路。沿著中山北路，經過舊街、士林新街，這大概要花 1 個半小時。當時我去士林讀高等科時，是從我家走路去北投，再搭火車到士林。火車月票一個月一元，爸爸給我後，卻在買票時發現錢不見了，所以第二天開始

只好走路到士林，去程較快 1 個半小時，回來差不多要 2 個小時。那條路是石頭路，整條路坑坑洞洞，尤其冬天天色暗得快，大約在 5 點的時候天就暗了。就這樣我走了一個月的路，再跟老爸拿錢買火車票，才又從北投過去。

所以當時湖底的路和現在的路不同，現在的是光復後才建設，當時對我們而言，路就是水溝的路，水溝出去走到水車寮仔，我們那一邊外厝也是一樣，往北投的路在我懂事時已經有大路了，但仍沒有今日寬大，也沒鋪石頭，都是走田間小路。後來水廠做水道時，就是沿著舊路鋪設，而現在的柏油路就是當時水廠的水道。

詹信雄：

剛才吳先生說的橫路就是紗帽山那條防火林道，那個防火林道就是現在做戲的艋舺崙頭，艋舺崙頭一直下去，會走到最下面的欄杆橋。這座橋是石頭橋，我記得是以前的許里長做的，現在已經改為翠峰橋。不過改名翠峰橋之前，也曾經被命名為復興橋，而且舊路也都還在。早期這座橋是一塊樟仔板，樟仔板隨意架設，走的時候會上下搖晃，所以叫做欄杆橋，這是許海亮當里長時才完工的石頭橋。產業道路開發後，改名翠峰橋。猴硐就是在鄉村俱樂部再下去第二個轉彎附近，再往下是去牛稠坑，那條舊路也還存在。牛稠坑舊路再下去還有一個石壁洞，那裡最危險，一般人說鬼最多就是這個地方，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外猴硐。

吳張香：

每個人從那邊經過都很怕。

吳萬源：

實際上晚上走路最怕的是溪深，會跌下去撞到石壁。

王俊智：

詹先生請教一下，第一：你們那個地方為什麼叫水井仔尾？第二：紅壇

所在的位置，為什麼叫艋舺崙頭，第三：為什麼叫猴硐？

詹炳東：

我現在來說我居住的紗帽路 21 號，稱為水井仔尾。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有一個故事很趣味，因為以前務農為業，每個人都有養水牛，牛只有在犁田時才有用，沒耕作就閒閒的。通常在早上趕牛到大埔（吳厝）放，那裡有水坑，將牛放到山裡吃草，不必看顧，小孩就去玩耍了，玩到中午 11 ~ 12 點，就到水井仔尾等候，牛都會到那裡集合喝水。那一窟水不是人工開鑿，是天然的池塘，裡頭有爛爛的土，水牛就會蹲在裡面，這個出水處就叫做水井仔尾。看牛人很快活，一直到下午 2、3 點較涼爽時再把牛趕回山上即可。

主持人：

剛才誰對艋舺崙頭或是艋舺湖較瞭解？名稱的由來可否解釋一下？我們今天有好幾位來賓來參加，許陽明國大代表，請你說明一下。

許陽明：

日本時代的艋舺，是指原住民的小船，我們以前在北投這邊還看到一些艋舺船，不知這之間是否有關聯？

主持人：

湖底本身有一些較特殊的地名跟歷史或許有關係，剛才許代表說，艋舺這二字是古早平埔族對船（獨木舟）的解釋，不知道跟我們這裡有沒有關係，另一種講法是說艋舺就是現在的萬華，所以這個艋舺湖到底是獨木舟還是居民由萬華遷移過來的意思？

許健一：

曾聽過一種說法是竹子湖姓高的是從艋舺來的，姓高的要回去艋舺時，經過這個山崙，就說站在艋舺崙頭會看到艋舺，這種說法還有待研究，以後要舉辦竹子湖的座談會時，可問問姓高的人。

王俊智：

崙就是分水嶺的意思，我們走到艋舺崙頭時會看到艋舺，也是有這個可能。再請教猴硐的由來。

詹炳東：

因為那裡躲了很多猴子，一直到現在還是有猴子躲在那裡，所以被稱為猴硐。

吳阿書：

一般而言，地名的起源很難考究，大部份是憑著印象去稱呼的，或有可能是來自大陸的地名。

主持人：

有些地名的由來和古時候的平埔族有關係，等一下會有一個有關地名的主題，那時候再來討論這些地名的起源，現在我們繼續針對交通這個主題進行討論。

許健一：

咱湖底要去竹子湖怎麼去？不知道哪一個較瞭解？請發言。

黃財福：

不要說最古早，說我這一代就好，我十多歲當時從陽明山公園上去就是苗圃，這樣一路往大路去。

吳許靚：

從咱這個尖山上去，走到那個山本仔的別墅，從後面那裡上去，過梘仔寮埔，就有大路，到大路就可往竹子湖了。

許健一：

現在那個山本仔別墅已改為招待所了，那裡有一條路跡上去。

主持人：

好，現場有準備湖底的地圖，很詳細的地圖，上面我事先有貼一些地名，等一下若有需要，可以就這個地圖來看，咱現在請許健一先生大概說明一下。

許健一：

礦田頭就是六窟仔和昆良仔他們的田那裡。六窟仔本來不是叫六窟仔，是因為早先做礦水間的時候，被人稱為六窟仔，後來開了餐廳，也就沿用這個名字。所以咱現在湖底，外庄人都把咱叫做六窟仔，這是要更正的。從土地公田上來的這座山丘，叫做礦田崙，下面的礦田尾就是七窟仔。水車寮仔就是紗帽橋這裡，在紗帽橋到湖山國小之間，廖家和吳家曾經在這裡造水車、做茶。最早是用水車帶動碾米，因此叫做水車寮仔。

四窟仔是何姓經營的。現在湖山路要下來湖底路那個路口，叫做風動石仔。垵就是咱湖山國小上面叫做垵，湖山國小這裡叫做涌仔埔，自古以來便叫做涌仔埔，松本來住才改做松本仔埔。內厝是姓詹的，三窟仔這裡叫做中厝，外厝就是 20 號和 18 號阿吉這裡。頂厝就是他們 16 號那一帶。大埔山就是在咱對面那個大埔崙仔，再來是紅壇，此處又叫做艋舺崙頭，就是咱拜拜用的紅壇，現今有一個停車場。外厝的上方至艋舺崙頭，昔日有二條林路，這是防火林道，屬於橫路。有頂橫路和下橫路，下橫路就是現在的湖底路，頂橫路則通過紅壇，但沒畫出來。昔日怕火燒山，有的防火林道是垂直的，也有是平行的。溪頭仔就是現在頂北投水廠那裡。自水車寮仔向北投而去，就是彎仔頭，彎仔頭下去就是阿明他們的土埕，現在叫做紅屋。而溪頭仔再過去一些，有一個殺死人坑仔，殺死人坑仔再過去是風嘴口。風嘴口再過去是憚敘高工，而媽祖窟上來是三坵田仔。

吳許親：

那是我們四伯那裡。

許健一：

咱湖底主要出口就是從北投這條路上來。從惇敘高工走陽投公路上來，現在加上半嶺這條補助道路下去。往天母就是從以前的三角埔仔下去，咱湖底的交通就是這樣。好，感謝大家，有意見否？這張圖咱可以更正看看。

主持人：

吳先生，請你補充一下。

吳阿書：

你寫的風嘴口不是叫風嘴口，是礮，硫礮的礮，因為那裡做礮放置硫礮，應該叫礮嘴口。還有老健仔說的風動石仔由來如何呢？我小時候還在，就是下面一塊石頭，上面掛一塊石頭，那裡風很大，風若大，石頭就會搖動。

吳許靚：

會震動，震動....

吳阿書：

真的，我那時已經懂事了，因為要做陽明公園時把這塊石頭拿掉，所以現在沒了，沒處看。

許健一：

再來討論咱莊內的教育問題，古早去北投讀書。至於湖山國小的建校，較早曾遷去礮田崙土地公田那裡，颱風完後，才又遷下來，請大家有瞭解的人發言一下。

許金鑑：

礮田崙時代我有經歷過，我是咱湖山國小第二屆的。日本時代空襲的時候，學校是在礮田崙土地公田那裡，正式的學校就是在那裡開始的。若空襲時就鑽入桌子下面，等到空襲完，才又出來上課，半讀半停。光復以後，才搬到

此地，以前湖山國小這邊隴是檳榔樹，整個隴是。這裡以前的辦公廳，一間很小，更過去那裡是教室，隔做二間。校地以前是溝仔埔，冒出的硫磺水是紅色的。第一屆是在磺田崙那邊上課，我是第二屆。然後再搬來這裡讀六年，畢業後才去北投讀初中，都是走路，直接從這裡走去北投，但我在北投讀一年就沒再讀了。

王俊智：

聽說湖山國小搬五次厝喔？到底有幾次？

許金鑑：

搬五次厝是郭校長的時候。以前竹子湖的人也都來這裡讀啊！

王俊智：

竹子湖，我知道。

許金鑑：

不過就我所知，到我畢業前搬過二次而已。

王俊智：

第一次是在磺田崙或是茶寮？

許健一：

最早是在吳厝，也就是棟仔他那裡，在那幾排茶寮那裡借讀。後來就搬到磺田，在磺田時，大家捐一些土地，用來做土地公田，從前人家說是用捐的。後來是七窟仔那裡，現今都還有一些遺跡留存。在我讀書時，曾經去跟別人借民宅，也曾經在防空壕前面的一間房子讀書，也曾去借樹仔他們的房子讀書，也曾去廖家讀書，所以咱湖山建校是很困苦的。

主持人：

為什麼要去借人家的房子來讀書？

許健一：

因為那時沒學寮，沒教室（教室不夠），只有兩間教室而已，要讓六個年級使用，教室實在不夠，而且地方的財源也不夠。後來，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又蓋四間厝，然而還是不夠用。之後，我阿公把他的田捐出來建校舍，預計在角落蓋二間，田裡也蓋二間，但後來只有在田裡蓋二間而已。我阿公把土地捐出來做現在的運動場，而在張里長時才又建二間。

阿明做里長的時候也有募捐，跟議員募捐蓋的，現在這間就是松本仔的別墅，昔日都是石頭厝，但他們改建錯誤，因為那是古蹟不能拆除。以前我們沒有保護古蹟，有一些老師跟他們說不可以拆，但是他們說這房子危險必須要拆，我說在日本時代就沒危險，那地基是用松樹樁做成的，有防震的效果，日本時代就很堅固還把它拆除。湖山國校自北投分出來後，遷去竹子湖，又從竹子湖遷回來，後來湖山才分出竹子湖分校和泉源分校。本來竹子湖有兩班，泉源也有兩班。（生頭一胎是泉源，生第二胎是竹子湖，生兩個兒子啦）當年，竹子湖和十八份的小孩要來這讀書很不方便，都得走田埂路，磺嘴口那附近又常有大風把小孩子吹跌到田裡面去。

主持人：

我們現在說的是湖山國小，有什麼人可以再補充一下。

吳阿書：

我來講另外的五次變遷，老健仔他阿公的時代是在士林讀的公學校，順著欄杆橋一路走去，再來就是石牌仔，然後至士林。而我卻是在十八份讀的書。十八份在日本時代，有一個分教場，後來才到北投讀。後來的人要去竹子湖讀書，再來才有湖山國小，所以才會有五次變遷。算起來老健仔他阿公在八芝蘭（士林）讀的時候，我的大哥也是在那裡讀的。所以就現在的湖底居民來說，教育方面是有五次的變遷。

許新殘：

我們現在說這個湖山國小，沒錯，應該是從竹子湖來的，因為怎樣講呢？我就是北投國小畢業後，做頭一屆的校工，我跟著郭校長工作的。郭校長是功勞者，他很辛苦，從竹子湖搬到茶寮後，才爭取到磺田，爭取磺田的時候我已經沒做了，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去做海軍工員了。

郭校長是湖山國小的開創者，他很打拼、認真，一切幾乎是他一手做起來。他那時也是租厝在阿明這裡，你們是否記得那地方剛好是在店鋪的對面，他沒有宿舍，所以去住那裡。當時他只有單獨一人，學校也沒幾個老師。

現在的湖山國小是光復以後才有的，是接收松本的房子後，才再建的。

吳萬源：

湖山國小的工程都是村子裏的人自己做的，這些義務的勞動，都是村裏的人負責做到好。後來因為蓋的透天厝倒了，才接收日本人松本的房子。材料也是去竹子湖砍的，全村人都有去搬，把那杉木搬回來蓋這間，因為沒錢，石頭都是疊土漿的，擋不了風雨。後來倒塌之後，官府才漸漸有經驗，最後才改建到今天這麼好的學校，也可以說大家的血汗做出來的。村子裏的人出力，郭校長出精神去爭取。村子裏的人很合作，全竹子湖的人都有來幫忙做，蓋了這所學校這麼好。

主持人：

可以說過去的事情，各位都曾盡心盡力。你說郭校長是功勞者，其實今日各位長輩你們也是湖底的功勞者。

詹先生，我們剛才說的是湖山國小，但是在湖山國小更早之前，有的去北投讀，有的去士林讀。我曾拜託各位，如果有以前的相片，或是畢業證書、成績單，都可以拿來給大家看。今天詹先生好像有帶來，現在就請他為我們講述一下。

詹炳東：

光復的時候，松本這間房子是我父親接收的，當時是郭聰德校長在任，要把校舍從磺田遷下來的時候，他和我父親商量，父親想，既然你是要來辦學校，我就把松本這房子捐獻出來。郭聰德說，因為磺田那裡風很大，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在遷校的時候，就跟我父親商量把它捐獻出來。

你所說的畢業證書，一般都是沒有保存起來。我是因為工作上需要證件，才一直保留下來。現在讓大家看看，以前日本時代的畢業證書叫做修了證書，我照這個讀日本話就對了。在那個時候你們不知道是否記得，日本人是讀北投國民學校，臺灣人是讀七星國民學校。日本時代的畢業證書，你們可以看看，它就是這個樣子。

主持人：

這是很寶貴的資料。

詹炳東：

這就叫做修了證書。

主持人：

以前日本人應該是讀小學校，臺灣人是讀公學校。詹先生，你可以繼續談。

詹炳東：

這張算保存得很完整，大印小印都有，這是學校的印，這是校長的。李教授曾問我：你有沒有什麼資料？我說只有這個。說起來，別人的高等科畢業證書是唸兩年才有的，為什麼我只唸一年就畢業呢？因為我讀的那一年剛好改制，而且唸完後高等科就廢止了。你們看看，證書用這麼差的紙，當時紙是很缺乏的。

還有這張是 59 年技術任用的證書，考試及格以技術人員任用。還有這張是高商的畢業證書。

主持人：

除了這個畢業證書以外，好像許先生也有攜來他日據時代讀書時的一件東西。

許新殘：

成績單啦！

不知道怎樣，就只有留這張而已，畢業證書就不見了。在日本時代，他們叫這個做通信簿，這是昭和十四年的成績單。就是跟我們現在的家長聯絡簿是同樣的意思。

主持人：

許先生，你可以把那個唸一下嗎？給大家聽一下，看是幾年的？

許新殘：

這張是三年級時，我念二班的成績單。我是昭和四年出生的，昭和十四年剛好讀三年級，剛開始是木村老師教我，後來是小松老師，他是一位退伍兵，退伍後才來教書。他教我到畢業，光復後他有來咱臺灣，我跟他見了幾次面，現在他已經過世了。

許健一：

接下來我們來說村裏的風俗、婚姻、拜拜，或是辦子弟會，子弟會就好像是現在的聯誼會，現在就請大家發表一下。

主持人：

不知道地方上的拜拜，三界公和媽祖是怎樣輪流？

許新殘：

要從子弟會開始說，在我們懂事以前就有陣頭、鑼鼓陣這些活動，子弟們聚集在一起稱為子弟會，那些人老了以後，後輩子弟繼續下去，我們現在仍然接下去辦。現在中秋節之前都有辦子弟會，但不是在八月十五日那天辦，總是提前辦。

以前差不多有三十個人以上，現在只剩二十個。從前的子弟會非常繁盛，剛光復時，有句傳言「湖底水蛙捉不完」，這句話就是說當時湖底有陣頭，每逢節慶時自己演歌仔戲，而每次演都是這齣水蛙記，因為只有學這個戲碼，而且水蛙記簡單、人數少、較單純，也曾去台北演出。每次去外地演出，人家就說湖底水蛙抓不完，再演又是水蛙記，這句話就是關於子弟會流傳下來的俚語。

現在演戲的人都不在了。張先生演小旦，他曾經演小旦。

還有三界公戲，就是天公戲。它是由三個角頭輪流演，今年湖底，明年頂湖，再來是大坑，然後又輪回湖底。三界公戲也有人說大孫戲，輪到的那年，家有添男孫的都要做紅龜粿分給村裡的居民，叫做拜大舅（龜），所以這粿也叫做大孫粿，每一戶都可以分到，明年就輪到我們湖底。

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後來越變越簡單，我阿公說，從前若是到了那個日子，必須要提前準備，叫鄰居來幫忙做粿，做每個重一、二斤的紅龜粿，後來就漸漸改了，到現在有的人做一個蛋糕有個樣子就可以了。自古流傳的風俗至今多少都有保留。

此外，迎媽祖拜拜也是和從前一樣，每三年一次，有殺豬公的習俗，我簡單說到這裡，誰可以再補充一下。

許健一：

今年迎媽祖，咱湖底就是參加石牌仔、喼哩岸的角頭，是迎士林芝山岩那邊的媽祖，不是接關渡的媽祖。明年迎媽祖是燒煥寮、菁畧仔、山豬湖、山

仔后那些村庄，後年是芭樂埔、三角埔仔、湳仔、士林舊街那些村莊。

迎媽祖三年一次，半嶺、大坑和湖底同一個角頭。三界公就是今年在大坑，明年輪湖底，後年輪頂湖。因此，湖底有一年是拜三界公，有一年迎媽祖，有一年是休息。

關於子弟戲，以前聽說是從演大戲（歌仔戲）開始，之後才改成子弟會，凡是有參加的人都會作伙吃會。後來有一個陣頭，到廖里長就任後才結束，因為那時士農工商從事各種行業的人都去賺錢，各做各的事業，於是把陣頭廢棄了，真是可惜。所以今天聘請的是頂湖的陣頭來給咱熱鬧開場。

詹炳東：

現在補充一下，我們的陣頭所以會沒落還有一個原因是先總統 蔣公住在這裡時，陣頭練習很吵，所以他不讓人來學，也不可以放鞭炮，以免吵到他。

許健一：

最後解散的原因，是後來社會較發展後，大家都外出謀職，人手召集不易，加上大家事務繁忙所致。

蔣中正住在這裏的時候，我們曾練習過，夏天時他放假上山，我們是趁冬天練習。

主持人：

再請教你們，這些子弟戲差不多做了幾年？大家可以補充一下。

朱金水：

差不多二、三年而已。

主持人：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湖底水蛙抓不完」，非常有趣。現在是不是請張先生說說你當年演子弟戲的情形，讓大家瞭解一下。

張楊其：

我是演小旦的，大部份都忘記了。我只做了二年，後來因為子弟戲經營得不好，就解散了。

主持人：

張先生，那時你是怎麼做？扮演什麼角色？

張楊其：

我們曾經去台北表演，後來因為經費不足才解散。

主持人：

我的意思是說當時你演戲的情形是怎樣？你在什麼時候練習？

張楊其：

道具都沒了，當年有一個叫財寶仔來教，都是他教的。

主持人：

我們剛才說湖底這個地方的風俗和拜拜，我有一、二個問題向各位請教。第一就是拜三界公的所在，叫做紅壇，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地名，它的由來是什麼？哪一位先生可以解釋一下。

吳萬源：

紅壇在每一個村里都有，就是拜拜的地方。別處有廟寺可放神明，咱這裡沒有廟寺，所以建紅壇，將所有的神明都請到那裡集中，在那裡拜拜，所以紅壇就是拜拜的地方。我們這個小地方沒蓋廟，以前甚至沒有固定的紅壇呢！拜拜時，才臨時搭建。那間紅壇是光復後，李火林寄付磚頭，他們半嶺人負責蓋紅壇，我們湖底人負責蓋戲棚，大坑負責煮點心，三個角頭負責三樣才完成的。半嶺的李火林在光復後賺到錢，他說要寄付那些磚頭。以前沒有紅壇啦，那是光復後才蓋的。

王俊智：

爲什麼紅壇要建在這個地方？

許新殘：

最集中啊，是中心點啊。

詹炳東：

因爲那裡就是湖山里的中心點。迎媽祖時，大坑、半嶺、湖底三庄頭湊齊在一起啦！若是三界公就不同了，三界公是半嶺和湖底才有，大坑另外，所以說才會將這裡當作中心點，就是說三庄頭距離相等，大家都去那裡，豬公也是要扛去那裡。大坑來紅壇也沒多遠，半嶺來也沒多遠，中心點便選這個地方。

朱金水：

紅壇選在中心點，大家都沒話講，不會抗議。你要走一段路，我也要走一段路，他也是，三個庄頭都差不多遠，所以才會選在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原來沒有房子，只有平地而已，所以紅壇是臨時搭的。

詹炳東：

我來補充一下，這個地方熱鬧的時候，都需要叫外庄頭朋友弟兄來幫忙。譬如：你來幫忙我，我會告訴你負責什麼部份，你順便將我需要的桌子扛來；盤子不夠，順便帶一些來。所以來幫忙的人都沒有空手來的，那時碗盤、桌椅沒有地方可租，不像現在有車載到現場，所以親朋一定要幫忙拿東西來。那時會請很多客人，如陽明山、頂湖、十八份、竹子湖等，因爲客人請越多，就有越多人幫忙，謝謝。

主持人：

非常感謝，繼續還有另外一個主題。咱湖底位置在山上，以前交通又很不方便，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想跟各位請教，就是咱們湖底和哪一村里較親密，就是婚姻的問題啦！是同村娶同村，還是常去娶哪一村？或者咱這裡會不

會娶金山的女孩，還是娶山豬湖那裡？可以就個人所知來說明。

詹炳東：

較早以前，我結婚的時候，談戀愛的很少，都是靠人介紹的。說到娶妻，我也娶得很辛苦，我太太是淡水山頂那裏的人，那時還沒有車，新娘坐轎子，新郎走路，當天還下大雨。我去迎娶，從淡水仙公廟走到林仔街，淋大雨，新娘坐轎，我走路。那時也是有本村娶本村的，不過很少啦，娶外村較多，你剛剛問娶哪一村的女孩較多，因為都是靠媒人介紹，所以不太一定。

主持人：

若有幾個人出來說他本身的例子，這樣我們就知道大概的情形，譬如詹先生娶到淡水去，這樣我就知道了，還有什麼人可以補充一下？

詹炳東：

我再補充一下，為什麼我的婚姻會娶到淡水去，那時因為我家在蓋厝，蓋厝師父來自淡水。淡水的疊石師傅很多，因為路途遙遠，蓋某人的房子時，就會住在他那裡，也吃他的。那時有一個師傅姓周，叫做周傳枝，就是枝師，枝師的大哥叫做周阿田，他也是來蓋厝的，就說要幫我作媒，因為當時我父親當里長，我太太的父親也是里長，他就帶我去看，我一見鍾情，就這樣娶下來了。

黃財福：

以前有一部份是童養媳，從小就娶來的童養媳很多。

吳許靚：

我是本村的，他沒娶，我沒嫁，他娶不到，我嫁不出去，所以我們就這樣結婚了（指著她的先生吳阿書）。

許新殘：

她騙人。

吳許親：

怎麼沒有，真的就是這樣，鄰居本來就認識的嘛！

主持人：

就是有同村娶同村的，也有本村娶到淡水、內湖去。

吳萬源：

我是娶公館里的，也是經人介紹。

主持人：

還有哪一位先生可以說明一下，因為婚姻就是和以前的交通有關係，尤其昔日交通不便，消息比較不靈通的情況下又是如何瞭解呢？這裡也有一對老夫婦，請談一下。

張楊其：

、我是人家介紹的，當時是父母主婚的，不是自由戀愛，她要看我沒處看，我要看她也沒機會，都是這樣子，她娘家在大溪。

主持人：

請繼續說。

張楊其：

那時我娶妻，父親帶去聘金五百二十元，聘金五百二很貴的。當時一錢的金子 5 元 2 角，我阿公說 30 多元可買一甲多的地。

主持人：

30 多元就可以買一甲多的地，娶一個妻要多少？要五百二十元。

張楊其：

五百二的聘金，看看值多少田產，你們幫我算算看。

吳張香：

時代不同啦。

主持人：

本村娶外村的部份，有沒有人要再補充一下？

詹炳東：

這個娶山仔后。（手指身旁的人）

主持人：

因此可以說咱湖底以前，與各村都有聯絡到。

吳雲鵬：

我太太是山仔后的人，人家介紹的，以前娶時較簡單。

主持人：

嫁娶之前曾經見過嗎？

吳雲鵬：

我們那時都是人家介紹的，沒有戀愛的。

詹炳東：

現在是問你說，你在尚未娶以前是否曾經看過。

吳雲鵬：

還未娶以前不曾看過。

吳許靚：

不，你去看過她，我帶你去看的。

主持人：

偷偷去看的啦！

吳雲鵬：

看過才娶啊！

詹炳東：

人家介紹後有去看，看之後滿意，一見鍾情就娶了。

吳雲鵬：

是啊，是這樣沒有錯。

主持人：

去看是怎樣看？

吳雲鵬：

我喔？

主持人：

你講看看。

吳雲鵬：

她原先在陽明山的一所學校上班，就是她要回家的時候，在路上瞄一眼這樣而已。

詹炳東：

你偷看的啦！

主持人：

不是約在一個地方喝咖啡嗎？

吳雲鵬：

沒有啊！她也知道。

許新殘：

以前的相親和現代的不同，以前的相親是媒人介紹我們去看，我的父母和我一起去和她的家人見面。第一步就是她出來時端茶請我，這時女方就會趁機偷看我，我也可以偷看她。茶喝完了就來收茶杯，咱就壓一個紅包給她，看過以後，大家都同意，再遊說一、二次就決定了，大約是這樣。

詹炳東：

我的婚姻就是趁「喝茶」時正式看。因為我太太李家那邊是大家族，正身雙排護龍，每一個窗、門都有頭探出來看。一般而言，以前的人都會找朋友、同學一起去，讓她不認得哪一個是主角，帶二、三個作伴。但我不是，我單槍匹馬，只有我和媒人兩個而已。

主持人：

接下來，我們進行「茶」這個主題。

詹炳東：

以前我阿公與父親那個時代都是種茶的，紗帽山這帶都是種紅茶較多，但最好的品種是包種茶，若是大管紅心的最好，通常村人都是捻來給自己喝的，很少拿去茶行販賣。茶販都是去山豬湖、雙溪、頂雙溪、公館地、頂湖那裡去收茶。早期是製包種茶，紅茶則較少，紅茶是後來才多起來的。

還有，茶是髒的，因為放置在地上，不免夾有動物的排泄物、灰塵等，所以不可拿去拜神。包種茶都是拿到重慶北路、大稻埕去賣。製茶一次，要忙一星期才能休息，而親友都會來幫忙。

自我父親那代之後就沒有種茶了，因為茶的收入較差，因此都改種橘子。早期的茶真的很好賺。

主持人：

你家茶的產量一次可收成幾斤？

詹炳東：

一天三班制，可以收成好幾千斤。

吳阿書：

是粗茶，不是幼茶。

主持人：

茶樹是用壓條，還是種子來種？

詹炳東：

是用茶籽，撒種子種出來的茶株，品質常易改變，但產量大，較便宜。

包種茶則是壓條。

主持人：

何時起沒種茶了？

詹炳東：

在我手頭上就沒做了，娶妻生子那時，大約是民國 50 多年。

主持人：

再來，請教早期的歷史問題。草山、湖底是否有聽過平埔族原住民？是否聽過來收番租或番大租？

吳萬源：

去艋舺湖時，曾經有一個人說「地是我們的，是你們來租」，聽說是北投番仔溝來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聽說北投番仔的祖先曾來這裡收過租。

主持人：

還有誰知道，或聽過？

一片沈寂

主持人：

是否有陽明山、湖底這方面的鄉土性歌謠？

詹炳東：

「淡水暮色」，歌詞中提到紗帽山，就是湖底這裡。老仔，你敢是會唱一些歌謠？

張楊其：

歌謠？

主持人：

就是像挽茶歌那類的歌啦....

張楊其：

含笑過午香香蕉，湖底過去風動石，半嶺下去欄杆橋，奇頭不離𦵇仔佻。
（眾人拍手鼓勵後，開始吟歌）。

主持人：

裡面每一句都是湖底附近的地名，這就是地方上特殊的歌謠，裡面的內容是否可以解釋？

許健一：

風動石就是從湖底要去陽明山公園的路口附近。半嶺下去欄杆橋，就是說湖底下去是半嶺，之後就是欄杆橋。

詹炳東：

含笑花過中午之後比香蕉還香。奇頭是一個男生，戀愛之後就離不開女生一𦵇仔佻。

許健一：

接下來，請詹炳東先生唱淡水暮色。（全場拍手，詹炳東開始唱歌）。

午餐時間

主持人：

從湖底至半嶺，再至天母附近的硫磺礦，誰較瞭解？

吳許親：

硫磺礦已經沒有了。

黃財福：

那裡本來是硫磺礦，後來一陣子做硫化鐵（較興，好賺），民國 46 年我的腳斷掉，就不再做。之後硫磺、硫化鐵不興，就漸漸沒落了。

主持人：

硫磺與硫化鐵是何種情形，是否可以詳細說明？

黃財福：

硫化鐵是用來提煉成硫酸的（拿去基隆的肥料公司做成的）。硫磺是將硫土裡面的一部份過火鼎，變成硫磺，是現煮的。

主持人：

那時煮硫磺有幾個灶？

吳萬源：

灶的數量，日據時代較光復時候更多。

黃財福：

光復後有十幾個灶在煮，煮的情形是將磺花仔挖掘後，倒入大口灶，燒到一定程度（熔點）就會像酒一樣流到槽裡去。煮到鍋乾了，但過程中要一直攪。品質好的磺花仔一灶可以煮十幾顆，6、7顆也行，看磺花仔的好壞。

主持人：

製硫磺何時休息？

黃財福：

都沒有休息，是不可以空閒的，除非有火災、颱風或是其他較嚴重的因素，才會沒去作，否則都是接續煮硫磺，日以繼夜的冶煉硫磺，沒有一天是休息的。

主持人：

半嶺這個地方，到民國幾年才停止冶煉硫磺？

黃財福：

已經很久沒有冶煉硫磺了。

吳萬源：

所有的產業差不多民國五十多年就全部停掉了。

黃財福：

差不多近40年沒有冶煉了，光復的時候冶煉，那時正值全盛時期，大家都爭著冶煉，把整個崙仔心排得密密麻麻。那時候情形比較亂，只要是膽子大一點的人就跟著一起去冶煉，因為那時已經沒有管制了，硫磺在當時很好賣，都不知道賣了多少，我只有冶煉而已，沒有在販賣，不知道賣了多少。

主持人：

你可以說一下，為什麼會去煮磺嗎？

黃財福：

那時候沒有工作，工作很難找，你想要換工作，都沒有人要請你，而且當時爲了生活沒有辦法，什麼工作都要做。但現在情形不同了，大家都不想做粗重的工作，要請一個人也請不到。

詹炳東：

我父親曾經說過，昔日的大戶人家若要割稻子、砍柴，需要請工人，去應徵的人就讓他們選，看看這個人有沒有力氣，這個人會不會做，由別人評選。不像現在帶著飯盒出門就可賺到錢，以前要讓人選，不是一應徵就有工作。

黃財福：

工作沒那麼簡單。

王俊智：

那時煮磺是燒土炭嗎？

黃財福：

燒土炭直直撥，火如果快熄了就要再撥動，越勤勞的人，鼎內的火越旺，越煮越多。

詹炳東：

煮磺對呼吸器官及眼睛有損害。

黃財福：

去湖山煮磺，把湖山變得煙霧瀰漫。

主持人：

再說一些，再說一些。

黃財福：

磺鼎上面都有一個蓋子蓋住。硫磺沖出來以後，會流到槽底，鼎若乾了，就可讓硫磺從槽底的洞再流出來。

吳國棟：

我擺一個範例給你看，這個當作槽，旁邊六、七口鼎，這邊有一支管子，管子從這裡到那裡...

黃財福：

這樣通過來這槽就對了，煮到乾了，都黏在這槽。將這些火灰刮掉，才又換土。

主持人：

黃先生，你可以說一說煮磺的過程中，發生過什麼比較有趣的事情嗎？對你來說較重要的一些經歷。

黃財福：

只有一次在颱風天，去把磺鼎燒熱時，不知道為什麼，整個人越來越害怕，那個颱風天的夜晚只有自己一個人，爲了要使鼎燒成火紅，只好一直加入土炭讓它繼續燃燒，否則火熄，整個鼎就壞掉了。

主持人：

過年時也要煮嗎？

黃財福：

過年也要煮，若是排到班也要去，但是工資會比較高。

吳許靚：

不可以熄火嗎？

黃財福：

火熄，鼎會破掉。

許健一：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湖底這些餐廳的由來。我們就從六窟仔、四窟仔、

三窟仔和七窟仔等名稱是怎麼來的說起，現在請許新殘先生介紹一下。

主持人：

這也是湖底的一個特色，外地人來湖底只看到這裡有一間「六窟」餐廳，那裡有一間「七窟」餐廳，是不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窟，到底是藏在那裡？

許新殘：

若說到澡堂會變成餐廳，這些都是時勢所造成的。都市人往郊區、山區遊玩，山上又有溫泉，才會發展成現在的規模。現在所說的三窟仔、四窟仔等，在當時開始有溫泉時，就是有幾窟礦水間就叫做幾窟仔，比如有六窟礦水間就叫做六窟仔，櫻園那間有四窟，所以當時叫做四窟仔，其他三窟仔、七窟仔的由來也是這樣。

主持人：

如果說你有四窟，我也有四窟，這不就一樣了嗎？

許新殘：

不，這些名稱是那些常來洗溫泉的人自己取的，叫了這個名字也就相沿成習了。

許健一：

最早是哪一間？

許新殘：

最早應該是七窟仔。七窟仔本來就有湧出少許的溫泉水，利用這些水作為公共澡堂的用途，後來其他人才跟著一起做。七窟仔是最早，接著六窟仔、三窟仔（梅湖餐廳）...，大致的情形就是這樣。

許健一：

成立的先後依次是七窟、六窟，再來是三窟，最後才是四窟。

許新殘：

這都是人客取名的。

吳許靚：

四窟後來取一個名稱叫做櫻園，櫻花的櫻。

主持人：

四窟也很好聽，對外地人來說，幾窟幾窟也是湖底的一項特色。現在是否有生意比較好的餐廳，叫做十幾窟的？

許新殘：

沒有，現在已經沒有多餘的溫泉水源了。

王俊智：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湖底所有的資料除了由中華工學院整理之外，我們學校也會做整理，希望大家有什麼資料都可以提供給我們。我們拍成照片，或是影印下來，而你們原來的證件，我們都會還給你們，或者要捐給學校也可以。我們會把全部資料做一次整理，尤其是以前的相片、學校的相片，今天很感謝各位，如果有機會我會逐一去拜訪，做一些更深入的瞭解。

許健一：

感謝各位能夠如此幫忙，我今天會做這件事情是爲了學校和小孩能夠瞭解湖底過去的歷史和由來，感謝大家。

主持人：

今天很榮幸來主持座談會，大家也都很幫忙。因爲湖底這次的座談會，算是陽明山地區的第一站，今天進行得十分成功，大家也都很捧場。我從上禮拜開始至昨晚都有和各位聯絡，很感謝各位今天都能來。下一場座談會是下禮

拜天在竹子湖舉辦，十一月時會去頂湖、十八份舉辦，再來就是山豬湖，所以差不多一個月會辦二次，先跟各位通知一下。

今天真的很感謝各位這麼捧場，我來做一個結論：我們對自己故鄉的歷史必須要珍惜，今天各位把過去的歷史、產業、交通、教育，還有一些歌詞、歌謠都說出來，這是很有意義的，非常感謝各位。我想今天的座談會到此差不多了，不知道還有人要補充嗎？

詹炳東：

我最後再說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的最後關頭，我們這邊還有發生空襲，就在水井仔尾的附近，各被丟了一粒燒夷彈，我的房子恰好在中間，也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剛好，可能我們全家受到佛祖的保佑。

為什麼要來空襲呢？聽說原本是要投在雙重溪附近，因為日本兵在那附近藏油，這次空襲最主要是要把日本兵的藏油庫炸掉，他們轟炸的也算是很準，只是隔著這條溪而已，空襲那晚的危險程度，真是無法想像，那一晚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王俊智：

還有沒有人再補充一下？如果沒有，今天就到此為止，感謝各位都能前來參加。

主持人：

我最後有一個請求，就是我們一起來合照，為今天的座談會做一紀念。另外，各位填的鄉土歷史調查表，請留給我們，謝謝各位。

竹 子 湖 座 談 會

- 壹、時 間：民國 8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
- 貳、地 點：台北市湖田國小禮堂
- 參、主 持 人：李瑞宗副教授
- 肆、引 言 人：張榮和主任、曹信雄先生
- 伍、出席人員：曹火旺、何錠塗、曹水樹、陳墻、陳剛健、高銘秋、鄭清河、黃形象、陳曹祝、林熊、高銘杰、曹賜德、阮昌、何梅英、莊春水
- 陸、列席人員：簡惠美、林明俊、蕭淑碧、張嘉倫
- 柒、攝 影：曹靜茹
- 捌、記錄整理：姚淑芬、盧淑銀、陳妙翎、曹靜茹
- 玖、記錄審定：李瑞宗副教授

序幕

8：30 湖田國小獅陣熱鬧開場。

9：00 放鞭炮。

一、主持人致詞

各位前輩，各位先生小姐大家好，首先向各位前輩表示歡迎之意，感謝你們在風雨天裡前來參加「阿公阿媽來講古—竹子湖鄉土歷史座談會」，我是李

瑞宗，目前在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擔任副教授。

我們都知道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特殊的歷史，譬如：竹子湖，過去在日本時代是台灣蓬萊米原種田的所在，這件事在台灣農業發展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這一段歷史知道的人非常少，所以今天邀請各位前輩來參加座談會主要是說說關於竹子湖的過去，例如：過去的開發情形、交通狀況或竹子湖的產業：農業、林業、礦業，以及比較趣味性的陣頭或子弟戲，這些過去的點點滴滴，希望趁這個機會，讓大家講出來。後面有學生在記錄，會把今天各位所講的事情記錄下來，以後會編成書，還可以當作學校的鄉土教材。

今天很榮幸請到湖田國小的張榮和張主任來做我們的引言人。在我的右手邊這一位是曹信雄曹先生，他也是很熱心的來幫助這一次的座談會，再一次的向各位表示感謝之意。

我先把座談會的進行階段講清楚，等一下就請張主任和曹先生講講話。今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請各位前輩自我介紹，你可以說我叫做什麼名字，以前曾經做過什麼事與過去的經歷，差不多三分鐘的時間，大家輪流說。接下來的第二階段，分許多主題，例如：竹子湖的開發這個主題，誰比較了解就可以先講；例如竹子湖的教育這個主題，誰比較了解就誰來講，想補充的，就來補充。座談會大約到十二點差不多可以圓滿結束，中午有訂便當招待各位。現在先請張主任來講講話，多謝！

二、引言人致詞

（1）張榮和：

感謝！感謝！各位父老，主持人李教授，我們最早的家長會長曹先生，我是這裡的總務主任。差不多十年前來這裡當老師，那時候真歡喜來到這裡，到現在學校進步很多。當時有一位鄭老師，我想大家都認識，剛才他拿那些舊相

片和很多東西來，原來我們竹子湖的歷史，那麼多、那麼古老，現在的小孩對那麼久遠的事根本不瞭解。學校現今那麼美，但是以前是怎麼樣，大家都不知道。有時老師上課會提，可是也很模糊。有幸，現在李教授可以把我們竹子湖的歷史傳下去，希望大家幫忙，不要讓小孩子都不知道我們竹子湖歷史。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只是對我們學校好，對我們整個竹子湖也好，對整個北部的農業發展也是很重要的。現在，老師願意做歷史的傳承，可以讓小孩子一代一代的傳下去。但是，學校的老師要教書，學生年紀又小，沒辦法做到很好，因此，舉辦這次鄉土歷史座談會。

有一次我在操場教小孩子打球，有一個遊客來問，竹子湖在哪裡？我說這裡就是竹子湖。他說：竹子湖的湖呢？湖水在哪裡？竹子在哪裡？我說：很早以前就沒有湖水了，竹子現在還有，湖，湖跑到哪裡不見了？

竹子湖很有名，湖田國小也是一樣。人家聽到竹子湖會說竹子湖是一個漂亮的地方，種很多花，從日本時代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可是對我們的歷史就不是很瞭解。現在李教授為我們盡心盡力，希望大家盡量幫忙，對我們的後代也是很有好處的。希望今天座談會很成功，大家都很高興，謝謝。

（2）曹信雄：

不好意思！我們這裡的老前輩，今天下這麼大的雨還讓你們來實在很不好意思。我們這裡準備的地圖有古早的地號名，因為我們不太了解，前輩你們比較清楚，等一下可以將知道的地名更正。感謝李教授對我們竹子湖這麼愛護，幫我們出書，讓我們的後代可以了解竹子湖的過去，感謝他。

三、第一階段 耆老自我介紹

主持人：

多謝，因為時間很寶貴，現在我們就照剛才說的，開始大家自我介紹。過去你曾經做過什麼事情？是不是竹子湖的人？什麼時候搬來這裡？先自我介紹讓我們認識。現在請這邊的莊先生開始。

（一）莊春水：

我不用麥克風，我說話比較大聲。

主持人：

這樣後面聽不到，他們在錄音。

莊春水：

教授，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多謝，我先介紹我自己，我想大家都認識我，我叫莊春水。我並不是土生土長在這裡的，我是福建人，但又好像不是福建人，到後來我都搞不清楚，反正住在竹子湖這麼久也算是這裡的人了。當年我在這裡的派出所服務滿十八年後，就退休到現在，家裡人和鄰居都很疼惜我，相處和睦，對我真的很好。

今天來講古，可以自由發展的講一些村裏的過去，這是很好的事情，多謝各位。

（二）何梅英：

我是住在竹子湖十四鄰十一號，小名是何梅英，我的娘家在菁山里，夫家這裡我就比較不了解了。

（三）阮昌：

我是竹子湖阮昌，我是在這出生的。

（四）曹賜德：

我在這裡出生的，現在七十七歲了，歷史也是不太了解。竹子湖輩份較高的，就我來看就只有這幾位啊！這幾位當中，曹火旺比較多歲，我們這一位曹

火旺大哥較多歲啦！阮昌！這位阮昌也比較多歲啦。

（五）高銘杰：

我住在竹子湖 24 號，我叫高銘杰，民國 9 年出生的，和曹先生同年。

剛才張主任說到，竹子湖有些遊客來問：竹子湖的湖到底在哪裡？從前我曾看過記載，差不多兩百年前，我們祖先來竹子湖時，現在所有的田地所在，一望無際全是竹子，那些竹子在冬季季風吹過來的時候，竹子尾就像海浪般搖晃，所以就叫這裡湖，竹子的湖。

竹子湖的開發，最早是 200 年前從福建過來，姓高的。他們將這裡開發到可以種田時，竹子都被砍光了，現在只剩較高的地方才有竹子，所以我小時候，日本人來爬山時也會問我竹子湖，湖在那裡？我就是有看到記載才會這樣說。

竹子湖大約昭和年代，民國幾年我比較不知道，把原種田設在竹子湖那時候，一方面蓋原種田事務所，一方面推動竹子湖的書房，就是國民小學的前身。竹子湖的書房只有一間且蓋得很大，那時候 2 年才招生一次，所以一年級和三年級要合併讀書，當時只能讀到三年級，四年級就要移到別的地方去。我也曾在這裡讀到三年級，四年級就轉到士林讀，滿六年才在士林畢業，那時候讀畢業的沒幾個，我是其中一個。剛才李教授說原種田當時種的是蓬萊米，沒錯，從日本拿米種來這裡繁殖，繁殖以後才配給各地農民來種植，這就是原種田由來。

開發當時有一個平澤龜一郎先生，他說最早的蓬萊米原種田是在山豬湖，現在叫菁山里。他曾經去大屯山爬山，冬天，霧濃得整個山都看不見，吃中餐時，大屯山的霧突然散去，從大屯山看往竹子湖，可看到竹子湖下來分成三個湖，我們這裡叫做東湖，再過去叫頂湖，下面那邊叫下湖，共分成三個湖。

主持人：

高先生，我們等一下講到農業的時候，原種田的部份再請教你。

高銘杰：

我現在講到這裡，現在換林先生來講。

主持人：

自我介紹就好。

（六）林熊：

本人就是林熊。各位在這裡的兄弟大家好，現在我們的市政府，看得起我們這些老百姓，有給六千的也有給三千的老人補助金，市政府給我們老百姓 70 歲的人真正好，我也沒什麼話可以說，祝各位長命百歲，吃到百歲，大家好。

（七）陳曹祝：

教授！這裡的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住在 14 號之 3，我是陳曹祝，以前的事情我不太了解，我只知道我們湖田國小是民國 58 年獨立。最初我辦社區托兒所，一年辦二個月，二個月又嫌不夠，就爭取辦四個月，四個月辦完，這樣持續了四年，都是農會主辦，然後再爭取我們這個社區托兒所辦長期一年，全年辦到現在差不多八年啦！如今學校才爭取主辦托兒所。我沒有什麼可以說啦！多謝！感謝李教授，謝謝。

（八）黃形象：

李先生！各位前輩大家好，我不是出生在這裡，我是後來才搬到竹子湖，住很久了，啊！多謝各位的疼愛和關心，多謝。

（九）鄭清河：

我也用這個麥克風，看講話會不會比較清楚，李教授！張主任！各位父老先生，聽的比較清楚嗎？李教授！張主任！各位父老兄弟，大家可能都認識我啦！我姓鄭名清河，原來是住在北投，後來到學校服務以後，就定居在湖山里。對不起我應該用閩南語，因為這裡本地人比較多。我原來是住在北投，民國 35 年來湖山國小任教之後，40 年定居湖山里，我想大家都十分了解。在教育方面，湖田分班以及湖田國小，都是我一手創辦的！在我們地方父老的協助之下，教育我是一目了然的，等一下如果進行到教育方面的介紹，我再來說，多謝各位。

（十）高銘秋：

我今年差不多 76 歲，叫做高銘秋，我現在沒什麼話可以說，所知道的都被講了，謝謝！謝謝！

（十一）陳墻：

大家好！我從民國 36 年來到竹子湖，至今已 50 年了，自從蔬菜試驗場設立竹子湖，我就來到這裡工作，算起來也很久了。我住在竹子湖 1 鄰 7 號。

（十二）陳剛健：

從小我就住在竹子湖，目前地方上的情形和我們小時候大不相同。我們小時候 7、8 歲就要看牛，早上去學校，下午就要回來看牛或做事，現在的小孩子跟我們那時候差異很多，當時的生活情形要如何講我也不會，等一下再說。

從前日本人對我們農民很親切，現在我們政府雖然農業有補助，但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到底是不是真正關心我們？我們這邊都是種田的，但收穫常常不及成本，一整年下來如何生存？政府叫我們種！種！種！但是你收不到成本政府也不關心。對不起，我比較不會說話。

還有一件事，設立國家公園以來，對我們農民的生活到底改善了多少？所

談的政策到底有沒有實行？我覺得日本時代比現在實在好很多。

主持人：

今天請各位來，主要講我們過去的歷史，有關現在的事我們待會兒再講，請先從過去講起。

（十三）曹火旺：

我今年 72 歲，住在竹子湖 3 號，我叫做曹火旺。對古早事瞭解有限，謝謝。

四、第二階段 綜合討論

主持人：

現在各位都自我介紹過了，接下來進行第二階段綜合討論，首先就竹子湖的開發講起，有那位先生可以先講講看？

高銘秋：

竹子湖的開發最早是高姓，接著就是曹姓，但也有林姓、陳姓。

主持人：

你可以先說姓高的，就你所知，什麼時候來這裡開發，或者說你差不多是第幾代。每位先生可以先講自己的姓，或者當初如何來竹子湖開發，講完之後，其他人可以補充，我們一個主題一個主題進行。

高銘杰：

我來補充一些，大約自二百年前開始，我們姓高的來到這裡，到我已經第五代了。說起來是姓高的最早來開發，當時有一些番仔，就是原住民，我們向他們買地來開發。開發完後，換姓曹的來向姓高的買地，有些地開墾，有些沒有。接下來姓林或其他姓氏的人要住進竹子湖就向姓高、姓曹的人買地。

另外原種田的由來，是因為日本人來大屯山，中午吃飯時，山上的霧突然散開，看到竹子湖，就提議這裡來種蓬萊米，做原種田。

當時的農業，稻米是不能自由分配的，也就是竹子湖播種後，種植得好，收成稻種，才分配給其他鄉鎮。栽植一次後稻種數量就變多，可以配給農民去種植。當時日本人很喜歡吃蓬萊米，臺灣人的在來米臭腥味重，又硬，日本人都不要吃，才有這個政策。受原種田的影響才蓋起書房，一間書房不大，二年才招生一次，教育的事情待會兒再由別人介紹。我就說到這裡。

主持人：

有人知道的比較詳細一點，要再補充嗎？就是說姓高的是如何來的，當初來做什麼行業？開發什麼地方？種田？當時較陡的地方也有種茶，砍柴、燒木炭也都有啊，有誰曾聽過較長輩的人說過的一些事情，可以補充一下嗎？我說到這裡就好，講你們曹姓的事吧。

曹水樹：

我們較早期是燒火炭。這我比較瞭解，不好意思，我比較大膽講我們姓曹的，我的曾祖父是從大陸福建過來的，他生了 5 個男孩。以前種田的面積很大，大約有 19 甲，他在竹子湖這個地區算是很好的人家了。日本時代做村莊的保正，名譽很好，爸爸有受教育，他們兄弟十分和睦，這就是我們祖先的一些過去。

主持人：

謝謝你，我可以再請教一下，當時台北這麼大，你們為什麼不住台北，要搬來這裡，是什麼原因？

曹水樹：

剛剛我說過，我伯父也曾描述，當時從福建過來前，在家鄉就是做種田的

工作，過來臺灣也想要做相同的事情，因此就來這裡開墾了。至於當初是否一下就來竹子湖，還是曾到過別的地方？我聽說，當時從淡水上岸後，就來竹子湖了。曾祖父到現在已有 7 代了...，還是我的兄弟補充一下：

曹賜德：

剛才我們這個大哥有說，我們是從福建泉州府過來的，來台後也是從這個山開始開墾，燒火炭，燒好後擔到都市賣，如士林、北投，連雨天都還是一樣繼續燒，穿著蓑衣發著抖，還是照樣做。從前的人真的很辛苦，我曾經聽他們說過，阿公那個輩份之前的人都是這樣，我阿公阿媽都活到 90 幾歲才去世。

陳剛健：

我是陳剛健，我在這裡出生。當我還是小孩時，和我的阿媽睡在一起，她會說故事給我聽。說她從前是多麼節儉，多麼辛苦，拔蕃薯葉回來做菜吃，較大的藤上長的小葉子，拔回來做蕃薯葉粥，中午煮蕃薯，也分一點給豬吃。當時養一隻大豬可換一份田，就是一塊土地。我阿公常常去幫人割稻子，但阿媽如果出門太久就會被阿公罵，因為孫兒輩無人照顧，會到處亂跑。阿公很威嚴，生了五個兒子，五個女兒。

主持人：

瞭解姓高和姓曹的情形後可以知道，竹子湖的發展是有一群人先來這裡後，慢慢的有另一群人感覺這裡是個好地方，就又搬移進來。例如：有人發覺這裡的環境很好，於是就在這裡住下來，這就算是竹子湖的第一代，雖然是外來的人，但是他們的子女便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了。接著請鄭先生或莊先生來講一下當初如何來這裡定居，以及對竹子湖發展有什麼見解？

鄭清河：

竹子湖以前是歸臺灣省管的，57 年 7 月 1 日合併到台北市，而不再歸臺

灣省管理，所有的經費都要到台北市申請，再撥到管理局來補貼。所以，在民國 57 年以後要加蓋教室，就要靠管理局從北投、士林兩區的稅收來支用。以前歸臺灣省管理的時候，每年都撥 5 千萬給管理局使用，不用拿計畫書去報銷，但是歸台北市管理以後就不是如此。陽明山管理局要使用這 5 千萬的經費，都必須拿計畫書去申請之後才能撥用，那時剛好是潘其武先生當管理局局長，他曾經說過，在臺灣省管理時，經費直接由上級撥下來，都可以直接用在應該支出的地方，不像現在每一筆支出都要一大堆計畫書去申請。他若不寫，經費就不撥下來。當時郊區蓋教室每一間只有 6 萬元經費，但市區的教室則是 9 萬元，一間教室差 3 萬元。但郊區蓋教室所需的材料要從平地搬上來，這種情形要怎樣才能蓋出好的教室呢？

如果能蓋出和台北市一樣好的教室就算很厲害了，因為我們蓋一間教室只有 6 萬元，士林、北投及更郊區的地方都是如此。當時蓋的教室都是貼貼補補完成的，有時候政府官員來查驗時會覺得蓋得不是很好，不過這也沒有辦法，因為經費不足，以及材料運送不便造成。

一直到民國 63 年 1 月 1 日管理局撤銷之後，一律合併到台北市政府管理，這間小學才改成台北市北投區湖田國民小學，在沒有改之前則是台北市陽明山北投鎮湖田國民小學。

主持人：

鄭老師今天帶來湖山國小和湖田國小以前畢業的相片，等一下可以讓大家看一下。這裡有許多很珍貴的舊照片，現在已經很難看到了。民國 30 多年的畢業生，現在都已經可以做阿公了。

鄭清河：

那時的畢業生現在都已經當阿公和阿媽了。

我手頭比較多湖山國小的相片，因為我離開湖山國小時，不用移交這些照片，這是我私人的。昔日，每一屆畢業生的照片我都妥善保存。而我在湖田國小是管學籍的，所以連畢業生的照片一起管理。後來我從湖田國小調去富安國小時，要辦移交，有一些照片卻不見了，我只好把家裡有的都拿來補足，所以，湖田國小應該有才對，可以去問教務處。

我現在帶來的相片以湖山國小較齊全，湖田國小的相片缺較多。我能一直在這裡工作完全是靠大家的幫忙，像是蓋教室或推動一些事務都受到大家很多的幫助，我就說到這裡，謝謝。

主持人：

剛才鄭老師把竹子湖的教育為我們開一個頭，從光復之後，竹子湖的湖田國小歷史演變就屬鄭老師最清楚，他也帶了一些舊相片來讓大家回憶一下，因為鄭老師把教育的主題說的很詳細，所以現在就進行教育的部份。

就竹子湖的教育而言，最早是在日據時代設原種田的時候，由農業組合在竹子湖主辦的。我有一份資料提到竹子湖設原種田時，大約在大正十二年。然後，在昭和二年曾調查竹子湖地區的學齡兒童有 40 多名，但只有一名到士林讀書，也就是說有 40 多個小孩沒有受教育。當年推行原種田的時候，村莊裡有 40 多個學齡兒童，卻只有一人去士林受教育，所以才由農業組合來經營竹子湖書房，竹子湖書房是否就是國語講習所？在座的各位不知道哪一位曾經在竹子湖書房讀書，是否可以說一下當時求學的情形？

高銘杰：

我是竹子湖書房第一屆學生中的一個。

我出生在民國 9 年，去讀書的時候已經 9 歲了。剛才李先生所說，之前只有一個下去讀書，那個人就是我叔叔，叫做高墀旺，畢業後再讀宜蘭農林學校，

然後又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就去日本了，他現在還在那裡。

我記得竹子湖書房是在昭和二年正式開辦的，二年招生一次。我 9 歲時讀一年級，只唸到第三年而已，第四年時連我有 4 個學生去士林國小讀，其中讀最好的是高銘墩，他還考上台北商業學校，他和我一樣目前已經退休了。他弟弟叫做高銘傳，在學校下去一點的地方有一些別墅出租，就是他的，他現在 75 歲，可說是第二個有出息的人。

到民國 20 幾年，大概是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去三重埔的台北州農事試驗所，現在已改成台北區農業改良場，而且目前移到桃園後，三重埔那間就沒有了。那時候去海外當農業指導員要去參加一年的講習，講習期間有一位姓林的技手跟我說，你若要去海外，就要去參加講習，這樣比較有機會。如果可以的話，甚至不必等到講習結束，就可以把你調到海外工作。但由於國內外情勢都不好，我就沒去海外了。

講習結束後，農事試驗所的所長（日本人）說，臺灣在戰爭的期間對於蔬菜的生產還必須更加努力，於是就在竹子湖設立高冷地蔬菜試驗場，派我到竹子湖工作。

我先簡單說到這裡，等一下如果還有需要補充的地方，我再繼續說，謝謝。

主持人：

我想再請教一下，你是在 9 歲時去讀的第一屆學生，但就我所知，你剛說的高銘墩先生是 13 歲去讀的，所以第一屆的學生什麼年齡都有，是嗎？第一屆有多少個學生？

高銘杰：

我記得只有 10 幾個而已，但什麼年齡都有。

主持人：

這也可以說是竹子湖以前一件較有趣的事情，第一年設竹子湖書房，只要是沒有讀書的都可以來讀，9、10、13歲等都可來讀一年級。

現在是不是再請曾經讀過竹子湖書房或竹子湖國語講習所的曹水樹先生或曹賜德先生再補充一下。

曹賜德：

我讀的時候稱為竹子湖國語講習所，我記得當時只有一位老師而已，學生沒幾個，和我一起讀的只有2個男生，但只有我讀到6年級，另一位是楊稻，現在已經去世了。女孩好像有10幾個，我記憶中是如此。

曹水樹：

我和高銘杰先生同樣是竹子湖書房第一屆學生，高銘杰先生剛才說有10幾個學生，可是就我所知應該不止，因為從9歲到13歲都是讀一年級。還有剛才說到的高銘墩先生，我記得他好像沒有在這裡讀。

高銘杰：

有，他有在這裡讀。

曹水樹：

因為第一屆的學生姓高和姓曹的人都算蠻多的，可能姓曹的比較多，很多人都已經過世，現在剩下沒幾人。這些歷史剛才說的很清楚，而我比較不瞭解，謝謝。

主持人：

我這裡有一些資料可以補充一下。因為在昭和二年設竹子湖書房，在昭和六年的時候有進行調查，那時三年級的學生有24人，一年級的學生只有10人，也就是說第一屆是把過去一些沒有機會讀書的小孩都一起送來上學。

曹水樹：

對，我記得剛開始讀的時候沒有那麼多人。你所說的 20 多人可能是後來才又去讀的，10、11、12 歲的小孩都可以去讀，所以那些可能是後來才又進去讀的。我們那一屆現在大部份都去世了，大概剩下 4、5 個，或許還沒有這麼多，謝謝。

主持人：

我們現在知道日據時代的教育情形是如此，至於光復之後的情形，鄭老師已經補充得非常清楚。竹子湖教育的問題，在日據時代的竹子湖書房第一屆是很有趣的，後來改成國語講習所後，有些人讀 3 年就沒讀了。第一屆是隔一年才有招生，也就是說今年招生，明年就不招生，到了後年才又招生。

曹水樹：

對，你說的沒錯，都是讀到三年級而已。我的老師是住在士林區的一位叫邱秀洋。

主持人：

現在是否請莊先生來談一些過去的事。

莊春水：

40 多年前的事情我並不是很瞭解，只有聽過一些。當年我到這裏的時候，可以說是台北最偏僻的地方，交通很不方便，到那裡都用走的，我想各位也都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在日據時代曾經有一位太子來臺灣，有從北投開一條路到陽明山是要給太子走的。還有一條路是從後山格仔開到大屯山，我曾經聽一位朋友的父親說過，他曾經參與過這條路的建設，做的工作則是擔石頭。

我是在民國 45 年來到陽明山，當時有一個工程是從陽明山至金山道路的全線拓寬工程，一般路寬是 2 公尺，工程要拓寬成 4 公尺。從那時開始才有一

條這麼寬的陽金公路，但是當時還沒有鋪柏油，到了潘其武局長的時候才聯絡交通單位把這條路整修好，這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事。

不過我再補充幾點，第一：在陽明山管理局成立之後，對於本地區大幅度的變遷，尤其在潘局長任內時，建設工作做得相當多，有關學校方面的歷史和一些過程，鄭老師和在座前輩也都說的很清楚，我就不再多說。但就我所知，當地人在爭取學校時有 4 位仕紳極力爭取，第一是高墾圉先生，第二是李萬業先生，第三是陳昌榮先生，第四是王慶先生，這四位向上面爭取學校的經費、建造、房屋、交通、道路等等都出了很多的精力，我所想要補充就是這四位去爭取學校的人，其餘都說得很清楚，我就沒有必要再說了。

第二：在交通方面，潘局長向管理單位—公路局說：竹子湖和金山的路線公車都不走，你們如果不跑這條路線，士林到陽明山這條路線我也不讓你們跑，我要讓民營的公車來跑。這些是我在開會時親耳聽見的，之後才有公路局跑這條路線，這些都是潘局長極力爭取的。

第三：造林方面，當時的造林，在潘局長任內時，管理局都做得很不錯。臺灣省林務局派人到陽明山造林，有一位王先生常和我接觸，要來種樹時，派出所就派我去，現今的陽明書屋附近，就是我帶人去種的。那時管理局有一個苗圃，每年都有種很多的樹苗和花苗，把山上不好的樹、死掉的樹或因天災而傾倒的樹砍掉或丟掉，再把好的樹補種進去，像這樣砍一顆樹就要種一棵樹的方法，是潘局長開始做的。

此外，林務局派人每年兩次去防止蟲害和開鑿防火林道，以防止森林火災時會蔓延開來，這些也是林務局的工作。但在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之後，造林工作不做了，苗圃沒有了，防火林道也沒了。從前山上發生火災時，我們不用十分鐘就可以到達現場，除了派出所人員外，消防隊、民間義警、林務局及管理局的人員，絕對可以趕到現場去滅火，而現在只有二部消防車去澆水後，再

回來運水，現場已經燒了大半天卻沒有人在那裡，如果這是因為時代的變遷變得不受重視，實在不是很好。

再來，談到蔬菜的問題，管理局內的農林科、農會及其他的有關單位，一定每年派人到現場視察蔬菜的生長情形以及老百姓的收成狀況，或是一些需要改良的地方。譬如：種子、肥料、農具、包裝場等，都是政府出錢鼓勵我們生產，讓本地人去收成，所以竹子湖種的蔬菜，不但可以自己吃還可以外銷，這是當時竹子湖農民的情形。但是照現在的情形來看，蔬菜沒人要種，因為農具、溫室，甚至試驗所都沒有，而且還常常有寒害。如果有一點點的收成，只能自己炒來吃。現在，連客人上山來買也不能賣，這樣不行，那樣不行，處處都受到限制，所以農民的收益都很差，和以前相差一大截，如果不出外賺錢，根本不可能過日子。

接下來跟各位談人口問題，我曾做過統計，本地人口本來有增加，現在為什麼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呢？這就是以前的人說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就是住在山裡就靠山裡的資源從事生產，但是現在卻做什麼都不行，連種植蔬菜也不行，人口只好逐漸往外移，學校招不到學生，村莊就逐漸變空了，因為這裡沒有辦法生活只好往外謀生，這是一定的道理。當時政府還有輔導農民的時候，竹子湖的人口很多，過年過節都是歌舞昇平的情形，拜拜也都是敲鑼打鼓，熱鬧非凡。但是現在政府沒有輔導，衣食沒有辦法解決，這些隱憂若不解決，地方就會沒落，尤其是農民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以上是我親眼所見，有感而發的一些想法，可能有點偏離主題，若有錯誤的地方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

主持人：

謝謝莊先生，他從前是地方上的警察主管，對地方事務有相當的瞭解。民國 45 年以後住在竹子湖，也算是竹子湖的人。

剛才莊先生談到交通，我們現在就以竹子湖的交通為主題來討論。譬如：竹子湖以前和北投、士林或金山等地方交通的聯絡情形，是不是請那位比較瞭解的先生來談一談？

陳剛健：

剛才莊先生說到竹子湖地方上開發的大路，我現在就來說竹子湖地區的小路，老百姓在沒有大路時是如何走？竹子湖去北投的小路會經過猴嵌頂。另外，從水尾下來，在梘仔寮、東湖附近到學校的這條，會經過牛屎坑仔。還有一條往湖山方向的小路，經過梘仔寮埔，是從公園那邊下去，再經艋舺崙頭、欄杆橋，通往士林的路。這些小路經過的地號名，我在這邊先跟各位說明。

主持人：

這些是往士林、北投的路，若是往百六戛或淡水怎麼走？

曹賜德：

以前竹子湖有一條路繞到後山就可以通往金山；還有一條小路是從草濫通往淡水、三芝那方面，日據時代稱為小路。

主持人：

是不是還有其他人可以補充？

曹信雄：

以前擔魚的人會經過杆仔橋，通往淡水。另外，還有一條通往十八份的路要如何走，不知道有誰比較瞭解？

曹水樹：

我知道要去北投是要從湖仔（頂湖）下去，經過十八份，紅柿子嶺再下去就是通往北投了。往士林是從紗帽山（湖底）下去，經過欄杆橋、天母，再通到士林。這些路我以前曾經走過，走的時間大約要 2 個小時。

陳剛健：

我的經驗是從北投上來，經過大磺嘴、湖仔（頂湖）、猴埕，再到竹子湖；也可以經過溪頭仔，再由大坑的後山公園旁附近上來。另外，也可由梘仔寮埔崎附近上來，這些路線，大家在讀書時都曾經走過。梘仔寮埔（陽明書屋）附近有一條林道是日據時代建造的，兩旁的相思樹很大棵，可是都被人盜伐。這條林道還有一部份保存下來，以前這裡的風景非常漂亮。

主持人：

梘仔寮埔有一個很陡的地方，那是不是猴硐？

曹賜德：

不是，不是，猴硐歸猴硐，猴埕歸猴埕。

主持人：

如果不是，那麼是否有一個地名？

曹賜德：

好像有，可是我記不太起來。

曹信雄：

是不是叫魔神仔崎？

曹賜德：

不是，好像叫做梘仔寮埔崎，那裡有一個坡很陡，路非常難走。比較少人走魔神仔崎這條路，大部份都是走梘仔寮埔崎。

主持人：

魔神仔崎這個地名也是很有趣，有沒有人可以補充？

陳剛健：

從我們這裡到磺溪內，一個叫做磺溪內嶺的地方，再經過園尾埔就到了山豬湖，如果再繼續下去就是竹篙嶺，菁畧、坪頂。若是從山豬湖去金山，曾經過一個叫做水場（絹絲瀑布）的地方，再翻過牛埔就到金山。

主持人：

謝謝，我們事先準備一張竹子湖的地圖，這張圖是幾天前畫好的，圖上把一些地名標在上面，現在請曹先生來講解。首先從竹子湖附近的小地名開始說起，如果有錯誤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校正。

等一下我有一些問題請教各位，竹子湖的小地名或許有特殊意義，也可以請比較瞭解的人來說明一下。現在就請曹先生講一下竹子湖的地名。

曹信雄：

派出所這裡是大埤底，再進去有一個舊派出所，這個舊派出所年輕人都不知道，老一輩的才會知道，從舊派出所再進去是梘仔寮。大路經過湖田國小，過橋右行，再走去就是猴槽仔，接下來是菁園內，就是泰仔工作的地方。然後道路分叉點是以前的戲棚地，接著是楊姓的住家，那裡進去叫做頂湖。頂湖附近的地名有濫仔田彎，就是川仔住的那個山邊。磺田就是小油坑下方附近的田，磺仔坪就是小油坑旁邊比較靠山壁的坡面，更向西邊就是後山格仔，附近是松仔住的地方。頂湖崙是頂湖與下湖的交界。

再向西邊是厝後埔仔，是源仔住的地方。青柏仔崙就是下湖田附近的那一個崙。下湖這個地名通常還包括水尾仔，水尾仔又分為內厝和外厝。再向南是貓茹竹腳，這裡都種貓茹竹（孟宗竹）。更南邊的猴嵌上方，以前叫做樹梅仔外，因為這裡以前有很多樹梅（楊梅），樹梅仔外就是指楊梅樹林之外。猴嵌頂這裡，在我的記憶中，叫做橫圳，到了石仔他們那裡才叫做猴嵌，而橫圳下來就是湖底。

主持人：

多謝曹先生，竹子湖的地名談起來也是很有趣，有幾個問題要向各位請教。第一：梔仔寮是什麼意思？是否可以請瞭解的人說一下？

曹賜德：

梔仔寮的由來我是不知道。

高銘杰：

竹子湖的地號名是有很多，都是以前的人自己編出來的，像梔仔寮埔就是以前在那裡種梔仔花，且搭了一間寮，大家就叫那裡是梔仔寮埔，這是我以前聽老一輩說的。若是說到水尾，也只是聽人這樣叫，若有觀光客來這裡看，卻是連一點水也沒有。竹子湖的一些小溪溝至今也是沒有人去幫它命名。

主持人：

就像你剛才說梔仔寮以前有種梔仔花，梔仔花是否為製茶摻入的山黃梔，開白花最後會變成黃色的那種？

高銘杰：

對，就是那種。以前派出所也有好幾棵，莊先生應該知道。

主持人：

好像，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燒爌。

高銘杰：

是做爌啦。

曹賜德：

還有另種說法是顧更（守夜）。

高銘杰：

那是日據時代的顧更。

曹賜德：

李教授曾經問我，這是以以前的庄防，是日據時代的壯丁團，後來換成民防團，換了很多名稱。

主持人：

也就是說，山仔后再下去有一個燒煨寮，而竹子湖這邊叫做梔仔寮。

高銘杰：

山仔后下去的燒煨寮是在陽明山國小附近的地方，梔仔寮則不一樣，意思也是不一樣。

主持人：

剛才所說的梔仔花就是黃梔花，山黃梔。還有一個特殊地名是蜜蜂巢，不知道誰可說明這個地名。

曹信雄：

以前那裡有很多石洞，而且有許多蜜蜂住在那裡。

曹賜德：

說到蜜蜂巢這個地名，我曾經聽我叔叔說過，蜜蜂巢那附近全是石洞，在冬天的時候比較避風溫暖，有許多蜜蜂會在那裡築巢，所以就會有人去那裡採蜂蜜，這個名稱可能是因此而來的。以前還有一條小路經過蜜蜂巢，再到達鞍部。

主持人：

竹子湖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地名，譬如：大埤腳、濫仔田彎，請各位再說明。

陳墻：

就我所知靠埔仔尾的這一個彎，大家都叫做濫仔田彎，我以前聽到的是這樣。至於大埤腳，我是後來才搬到竹子湖，所以比較不瞭解，只是聽前輩稱為大埤腳，真正的意思我就不知道。

高銘杰：

因為那裡有一個大埤。

主持人：

那麼這一個埤已經填起來了嗎？還是還在哪裡？

高銘杰：

還在，不過沒有水了。

主持人：

現在口語俗稱的鞍部，這是日本人來了以後才這樣說的，其實本地以前的稱呼就是某某格子。譬如：往滬尾、北新莊那個方向，靠氣象台的鞍部，昔日叫做滬尾格子，往金山、小油坑這邊就叫做後山格子，都是用格子這個名稱。另外剛才說到橫圳，是什麼時候有的？

曹賜德：

就我所知道，竹子湖原有一條水圳。後來要把水送到台北市使用，所以就另外開鑿一條小圳，就從我的房子的屋腳開一條水圳出去，這是新圳。原先那一條舊的就被叫做橫圳。

主持人：

接下來我們進行下一個主題，它是竹子湖最重要的主題。也就是日據時代的蓬萊米，以及光復後台北縣繼續經營的蓬萊米原種田，是否請哪一位比較瞭解的先生來說明。

高銘杰：

原種田我剛才有說過，在我阿公和叔叔的時候。日據時代，我阿公做保正，日本人來的時候大部份也都是找頭人，而高墾園則是在原種田做指導員。

主持人：

請先把原種田的意思解釋一下，因為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曉得。

高銘杰：

原種田就是稻子的種子都要自己採收，稻種叫做九州仔，九州仔的米可以說是特選的，非常好吃。再來是五號仔，也是竹子湖栽培的原種米。這些種子都在竹子湖採收，又加以分區，如東湖、頂湖、下湖。就是怕種子混在一起，因為有九州仔、五號仔、八號仔等等，種子有很多的號碼，每一湖播一號，種子才不會混在一起。若梔仔寮、東湖這邊是播九州仔，我們下湖那邊是播五號仔，頂湖播十號仔、八號仔。以前原種田的事務所就在學校附近，我們都稱為倉庫。

曹賜德：

以前竹子湖是屬於台北州七星郡，竹子湖地區所生產的稻穀都拿到全省當稻種用，而本地農家所吃的稻米都是由政府配給。譬如說：用一百斤的稻種去換一百二十斤的其他稻米。因為這裡的稻種比較好，其他地方的稻種品質不好，所以拿這裡的稻種交換。

主持人：

竹子湖生產的稻種交出去，那竹子湖人所吃的米是從那裡來的？

曹賜德：

就像我剛才所說，用一百斤的稻種和政府換一百二十斤的稻米回來吃，包括紗帽山、湖底、頂湖、十八份、北投等地都是由公所來分配稻米，也就是多二成的米，這些米要留下來自己吃或是要出售都可以。

主持人：

是否有人可以再補充一下，當時種原種田的情形，例如：在幾月播種，幾月收成？

曹賜德：

原種田差不多在農曆三月播種，經過四月、五月、六月，差不多一百二十天的時間，在七月就可收成。作為原種田的稻子都長得很好，而換回來的米卻因為曬穀的土埕為泥土地，所以常常在米中混雜著小石子，稻穀也沒有曬得很乾，所以有時候吃飯都會吃到小石子而傷到嘴巴。換來的一百二十斤米實際上也沒有那麼多，因為那種米的水分比較多，而且都有小石子和泥砂混雜在裡面。

主持人：

當時竹子湖的這三個分區是不是都做原種田？

高銘杰：

對，都是在做原種田。做到最後，連後山、馬槽都在做，馬槽是後來才做原種田的，不過最後又沒有做了。以前的稻種都是拿到嵌仔腳的倉庫由一位高墾圉先生辦理，各分區收集稻穀作為稻種，都是由他一個人辦理。辦到最後，不知道為了何種原因又不辦理，我就不瞭解了。

主持人：

有誰可以補充說明原種田的這三個湖，哪一個湖種最多，哪一個湖種最少？

曹賜德：

田地比較多的就種比較多，田地比較少的就種比較少。整個湖的田地數量較多，產量就會較多。當時，竹子湖全部都是原種田，也沒有其他的作物。

高銘杰：

以前的原種田是爲了怕稻種的花粉和其他種的花粉相混而產生變種，平澤先生在大屯山看見這三個湖環境優良，就一個湖栽種一種稻種，這樣品種才不會相混。台北州首先是派一位李定芳先生來負責原種田的事情，再來是張樹林先生，接著是高墾圉先生主辦。竹子湖的三個湖可以說以東湖，也就是梔仔寮這邊的面積最小，其次是頂湖，最大的是下湖，面積差不多二十多甲，當時三個湖的田地都是做爲原種田。我曾在農事試驗所講習，當時因爲可以去海外做農業指導員而去講習。後來，台北州的技手林朝卿跟我協議，如果情勢好就去，若情勢不好就不去，他認爲當時的情勢很不好，我跟他就沒有去海外。至於夏季高冷地蔬菜的由來，是因爲台灣的夏天缺乏許多蔬菜，而竹子湖預定要設立一個蔬菜試驗場，所以就派我來竹子湖設立。光復之後，有很多事情都改變了，由於政府的經費短缺，試驗場自然就廢除了，我則被調回三重埔。後來，改派當時參加講習的同窗陳墻先生來這裡，而農業改良場搬到桃園，我因爲個人因素也就辭職了。蔬菜是日本政府在即將戰敗時才興起的產業，原種田則是蓬萊米的栽種才設立的。台灣過去都是在來米，因爲日本人吃不習慣在來米，所以才做這原種田栽種的事業。

主持人：

我這裡有一些資料向各位補充一下，根據昭和六年對竹子湖的調查，東湖有十六戶七十八人，頂湖有九戶五十九人，下湖有二十六戶一百六十八人，所以整個竹子湖地區才五十一戶三百〇五人左右。在原種田期間，東湖約有七甲田，頂湖差不多有十二甲，下湖有二十甲，總共大約有四十甲左右的田。當時，

台北州四萬甲田的蓬萊米稻種來源，都是靠竹子湖地區四十甲的原種田所生產的稻種，所以竹子湖農業的歷史在台灣來講可以說是很光榮的，這是有關米的部份。剛才高先生說到蔬菜，竹子湖一開始的產業是米，米之後是蔬菜。是不是請陳墻先生說一下，當時竹子湖由原種田轉種蔬菜的經過。

陳墻：

原種田對台北的影響很大。一般農民留來做種的稻穀在前三年收成很多，但在三年之後就會產生變種，所以一定要拿竹子湖原種的稻穀，再分配到台北州的各鄉鎮去種。譬如住在五股的農民，可以拿原種田的稻穀去播種，但是三年之後所生產的稻穀就會變種，變種之後就要再來拿竹子湖原種的稻穀來播，才能種出又多又好的稻米，所以當時的竹子湖可以說是對台北有很大的幫助。至於蔬菜，我有一個日本老師一直留在中國大陸做有關蔬菜品種的研究，有任何不知道的事情都要請教他，他在前幾年才去世，活了八十六歲。我在栽培蔬菜之後，曾做了幾年的造林工作，像風動石仔的黑松，那就是我造的林，現今還有好幾棵，大約是在民國三十八年之間造的林。接下來是面天山到楓樹湖造了十二甲，因為後來我沒有去看，有沒有成功我就知道了。至於造林苗圃，百六戛就有一個，因為我曾帶工人到那裡巡視。至於現在國家公園管理處的所在便是我們的苗圃，新園街那裡原來有一個工作站，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山豬湖和竹子湖原來也都有一個苗圃，當我來到竹子湖的時候，山豬湖的苗圃就已經荒廢了。六份仔尾那裡以前也有一個苗圃，但我調來的時候也已經不見了。我來的時候，只有梔仔寮埔、竹子湖、百六戛、新園街有苗圃。以前新園街的苗圃種了五、六甲的滿山紅（杜鵑），所以以前的滿山紅都是新園街生產的。

主持人：

原來陽明山地區早期有這麼多苗圃。

陳墻：

我剛來這裡的時候造林可以說是成功，為什麼日本人造林會成功呢？我聽兩位同事說，以前的管理很嚴格，他們每天早上都要到造林的地方去巡視一次。以前，台北州的農林科長在每個造林的地區都放置一個信箱，巡視的人都要簽名，造林期間每天都要來巡視二次，所以竹子湖當時的造林才會那麼成功。我剛來的時候看到這些樹都很漂亮，不過這些樹後來都跑到那裡去，我就不知道了。我剛來的時候很年輕，當時只有二十六歲而已，而兩位造林的老同事則已經五、六十歲了。到了管理局接收之後，鄭先生回去石碇，林先生則去大屯山，我則沒有回去一直住在這裡。

主持人：

現今大家都知道竹子湖著名的炒青菜，但是在日據末期到光復初期，竹子湖最初栽種何種蔬菜一般人就不知道了。

陳墻：

日據時期的高麗菜種很難拿到，番茄和黑豆的菜籽很好拿，這兩種蔬菜比較好。白菜則是沒有辦法拿到菜籽，所以就是要在這裡研究如何採籽。日本的種子拿來這裡，頭一年的收成還可以，只是葉子比較厚而已，但是第二年、第三年就不行了。所以拿第一年收成的種子來播種還可以，第二年會比較早開花，這樣就不行了。高麗菜和白菜都只可以採籽一年而已。

主持人：

原來當初栽種蔬菜，也是和原種田一樣，想要採取蔬菜的種子，到後來才專門種植高麗菜。

陳墻：

對，沒錯。後來日本的種子可以自由進口，所以大家才種高麗菜。日據末

期獎勵種植蔬菜，李定芳先生以及一位日本人都費了很多心力。每位農民分五十棵蔬菜去種，種植成功後，農民就有興趣再去種植。最初獎勵大家種植蕃茄和高麗菜，白菜則是後來才獎勵的，以後則以白菜居多。都是靠這些前輩苦心的指導才成功的，但這些人大多已經不在了，這些是我所瞭解的情形。我來到這裡接觸到蔬菜只有短短的時間，後來我又被調去做山林隊員。管理局成立之後，一切都交給管理局管理，我就辭職回家去種蔬菜。現在這麼大的國家公園範圍，過去只有三個人管理而已，既要造林還要防止盜伐，還要去照顧苗圃，只有三個人做而已。管理局成立之後，一切事務都交給管理局了。

主持人：

還有那位先生要補充陳先生的內容？

高銘杰：

竹子湖種植蔬菜的起源，陳先生講的也許比不上我的瞭解。種蔬菜的起因，是在做原種田的時候，李定芳先生來這裡指導。當時竹子湖沒有人願意種蔬菜，最初每個人分配五十棵高麗菜，說盡好話請你種，蕃茄也是一人五十棵，也是說好話請你種，不然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不要種，用獎勵的方式，慢慢的才有人開始種，才漸漸的發達起來，這就是原種田之後改種蔬菜情形。以前的菜籽都是委託我父親管理，菜籽拿到之後就全部播種，播種之後再進行分配，用獎勵的方式每戶五十棵或一百棵去種，才逐漸推廣成功。若有人要種一千棵、五百棵、二百棵、一百棵都可以，全部都是用鼓勵的方式。水稻不種之後才逐漸改種蕃茄、高麗菜、黑瓜等蔬菜。

主持人：

後來為什麼不種原種田？

高銘杰：

那是因爲光復後由中國人自己管理，所以日據時代的東西就無疾而終了，不然以前全省的稻種都是靠竹子湖的原種田，從四十多甲擴大到六十三甲。

主持人：

根據資料，昭和六年的時候竹子湖有四十甲的原種田，再加上六甲的原原種田，原原種田生產了原原種，取得稻種之後才配去原種田，所以總共有四十六甲。

高銘杰：

對，一開始是這樣先試驗。種植蔬菜也是這樣先試驗，再用獎勵的方法讓農民種植，像女人也都分配五十棵番茄小苗給她們種。

主持人：

爲什麼女人種蕃茄，男人難道不能種嗎？

高銘杰：

那是爲了獎勵女人也出來種植蔬菜。

主持人：

再來進行一個比較有趣的主題，就是大家來談一談竹子湖地區的婚姻。因爲婚姻也是屬於地方文化的一部份，婚姻和以前的交通有很大的關係，例如：竹子湖地區是同村娶同村的比較多，還是娶外村的比較多？如果外村是娶哪一村的比較多？有什麼原因，或都是透過媒人介紹呢？是否可以請那位瞭解的先生談一談。

曹信雄：

因爲以前沒有車，大家都是走路，所以要靠媒人介紹。不是同村就娶同村，娶外莊的人也很多，娶台北的人也有，也就是到處都娶的意思，以前都是用轎子去迎娶的。

主持人：

曹先生，你的例子呢？或者是你所知道的例子？

曹賜德：

我是娶同村的，我太太是我叔叔的養女，她算是士林區山豬湖的人，從小就被我叔叔抱回來當養女。

主持人：

是不是有哪一位先生可以說自己知道的例子？

陳剛健：

以前的人都比較忠厚，大都是父母請媒人介紹相親，雙方相互中意就可以訂婚、結婚。因為以前這裡都是做粗重工作的農民，如果沒有這樣就很難結婚。我太太是從金山坐轎過來的，我在家裡等。回娘家作客時我就有去，當時是坐車子去的，在快到女方家的時候，我和我太太就改坐轎子，而轎子則是已經在那裡等。

主持人：

轎子從金山過來走哪一條路？

陳剛健：

走陽金公路，那條路從我八歲時就已經開發了，但是沒有鋪柏油，我有看到當時的造路情形。

高銘秋：

我是娶頂湖的人，也是依古禮用轎子迎娶的。

主持人：

在座有沒有娶比較遠或是外莊的人嗎？

高銘杰：

我是娶北投的人，也是靠媒人做的姻緣。當時已經有車路了，所以我是請車行的車去娶，不是坐轎子。

主持人：

關於以前的事情，是不是有人可以再補充說明？

曹賜德：

以前的保甲路只有五、六尺寬而已，路是順著山勢而行，陡的很陡，緩的很緩。我當時從下湖擔稻種到原種田事務所，差不多要走近半小時的路，我在十三歲的時候就開始擔，一包差不多一百斤。

陳剛健：

原種田的事情我再補充一下。以前扛稻穀有分東湖、頂湖、厝後埔、水尾，各地都有各地的價錢，一包都是固定一百斤。頂湖扛一包八分，厝後埔一角半，水尾一角二，這是扛稻穀的價錢。我在二十多歲時一次都是擔兩包，以前大家都是走小路，當時大路還沒有開闢。大路是高墾圍當里長的時候才開闢的，不然大家都是走小路。

午餐時間

主持人：

現在來談一談有關竹子湖的歌謠、子弟戲、獅陣。。

曹賜德：

我的四叔和五叔對地方上的事情很熱心，從淡水請老師來教北管、南管。我四叔是南管，我五叔是北管的，我兩個叔叔一人負責一部份。老一輩的把那

些歌曲、歌詞弄不見了，到了我這輩就沒有辦法了。光復後，大家還湊錢要把它重新辦起來，還去請老師來教，但是都只有三分鐘熱度，沒有非常盡心盡力去學，所以都學得不精。

主持人：

我以前曾經在山仔后聽人說「草山風、竹子湖雨、金包里大路」，有沒有這一類的詞句？

曹信雄：

這句我以前有聽過，其他的比較少人說，我也忘記了，看在座年紀比較大的知不知道？

主持人：

只要和竹子湖有關的故事都可以講。

曹賜德：

以前大家在瘋陣頭的時候，有時人家辦喜宴被請去表演，三更半夜從猴嵌抱著大鑼鼓走林路回家，才是真正的辛苦。

主持人：

今天鄭老師帶一些舊照片來現場，也許大家都沒看過；陳先生也有帶森林公園的舊照片，老總統曾住森林公園，也許森林公園以前的樣子大家都印象模糊了，這些舊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最後，請鄭老師為這次的座談會說一點感想。

鄭清河：

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先生女士，我在民國三十五年來到這裡擔任教職，一直到民國七十二年才退休，其間承蒙諸位的協助，以前要建教室或是發展地方上的教育，都是依賴各位的幫忙，才能達到湖田國小現在的規模，在座的各位

可說是從開始一直看到現在，實在很感謝大家，謝謝大家。

主持人：

請莊先生發表一下感想。

莊春水：

這個座談會的主題可說是從以前到現在，將生活上、工作上做一個比較，所以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座談會，但是有一些年紀比較大，對這些歷史比較瞭解的人無法前來，例如：高墀圉先生因身體不好再加上雨沒有來。以後如果還有這種機會要多鼓勵大家來參加，尤其是年歲較大的人，見面的機會很少，下次若是還有這種機會，不一定要七十歲，連六十歲或五十歲的也都可以來，大家藉著參與的機會，見個面。所謂見面三分情，只要大家見了面，就有一些情感存在。不只可以討論生活情形、工作情形等等，不只是歷史的發展，在各方面都可以討論。希望大家可以協商要發展哪些方面，尤其是在農業方面，就像我剛才所說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今天我們是靠山而生活，就希望山上能發達。譬如林業方面，一些黑松都死掉了，水土都無法保持，颱風來的時候都把涵洞堵塞，水都淹到馬路，山崩時就會對我們產生很大的影響。像前陣子南投死傷慘重，這是非常值得我們警惕及改善的地方。不只是一要靠政府還要靠當地人合作發展，這也可以列入討論的範圍。在我們山上可以討論的主題還有很多，不只是農業、林業等等。我回大陸老家探親，以前農業並不發達的地方，現在養魚蝦，都是台商去投資的，結果台灣本身卻沒做。希望下次參與的人不但要多一點，而且討論的範圍也要廣一些，這樣對我們都有利，謝謝各位。

陳墻：

過去的蔬菜是利用分配的方式來鼓勵大家種植，村裡所有蔬菜集中到倉庫這裡，再賣給士林、北投等地的菜販。那時候的交通不方便，所有的蔬菜事先集中到事務所，再分配到中央市場，並且派事務所的人拉到中央市場拍賣。後

來產量較多了，才有菜販用卡車來載。那時候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集中到事務所再分配到中央市場，另一部份則要直接給到這裡來載貨的菜販。後來中央市場解散後改成果菜公司，當時我在做小組長，大家一起同心協力，一起討論多少要給菜販，多少要送到果菜公司。那可說是萬事起頭難，一方面要拜訪果菜公司，一方面要去農民家中協調。當時的情形真的很辛苦，因為事情很多，村裡的意見也很多，有人說要給菜販，有人說要給果菜公司，還有說要給其他的人。幸好當時的里長、我以及村民的團結，才有現在的共同運銷。

主持人：

陳先生，你還可以針對其他議題多多補充一下。

陳墻：

當年我在擔原種田的稻穀時都是走保甲路，路都是順山勢而行且崎嶇不平，為何會有今天交通便利的情形呢？那是光復之後，在高墾園作里長的時候，發動義務勞動才將道路拓寬的。而蔬菜共同運銷剛開始的時候也沒有大馬路，大卡車沒有辦法進來，都是要用人力扛到這裡，完全都是靠勞力的。當時發起的義務勞動分配每個人要做多長的路，經過了幾年這條路才造出來，卡車才可以進來。變成台北市管轄後，建設局的人才來這裡拓寬，當時不論經過誰的土地都是無條件貢獻出來的。

主持人：

謝謝你，陳先生說了之後，我們就知道以前的道路都是靠大家義務勞動才開闢完成的。經由各位詳細的敘述，讓我們對竹子湖的歷史與產業有了更深的瞭解。今天對竹子湖的開發、教育、交通、蓬萊米、婚姻的關係、子弟戲、陣頭等的主題都有談到，非常感謝今天各位的參與。我想，今天的座談會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附錄一、如何籌畫與進行一場座談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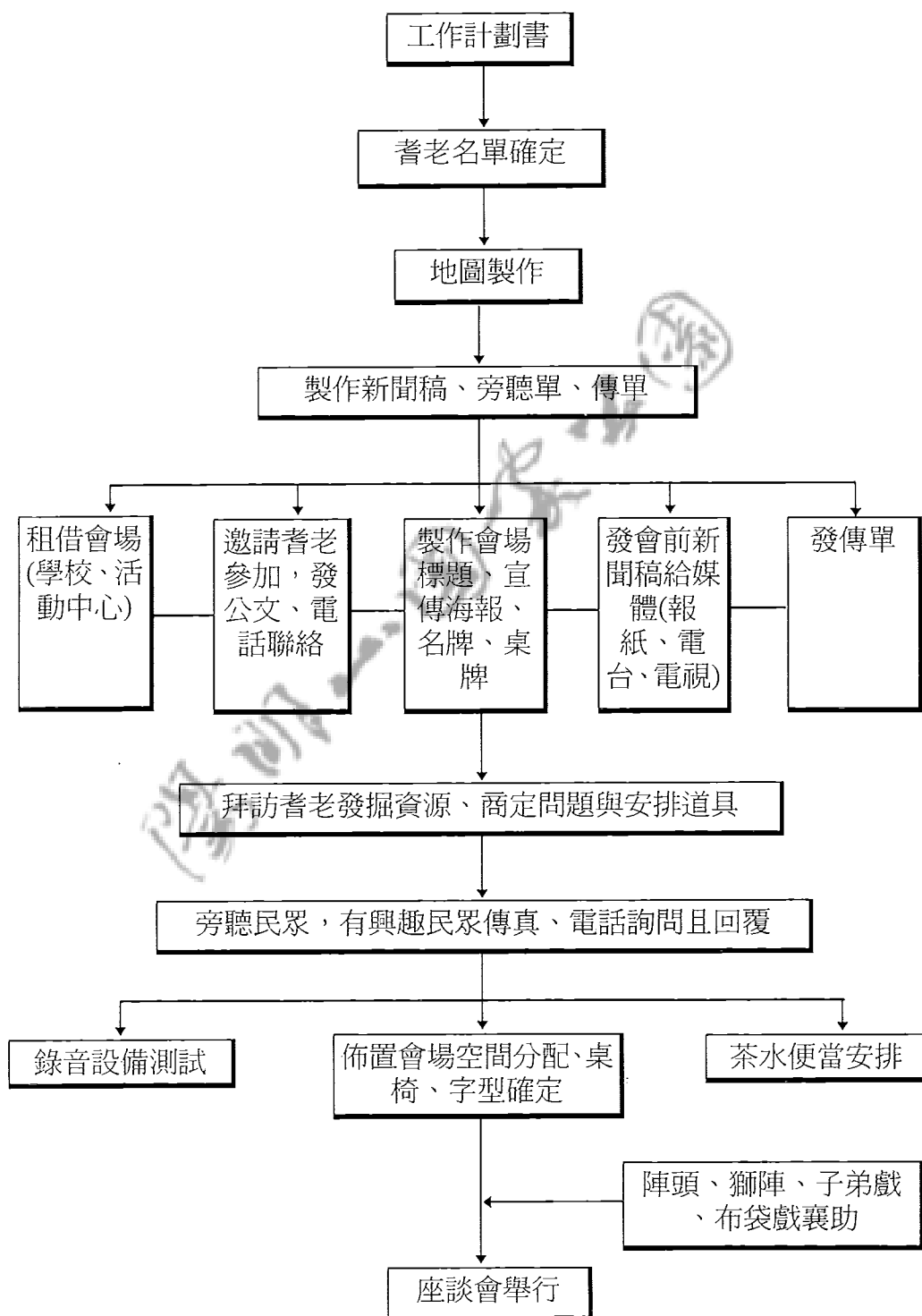
要將座談會辦得圓滿成功，許多方面必須相互配合，工作人員必須分工合作才能獲致圓滿的效果。從座談會開始、進行到結束，一連串的工作流程（圖一）必須完備詳盡，讓所有的工作人員有所依循。

一．工作計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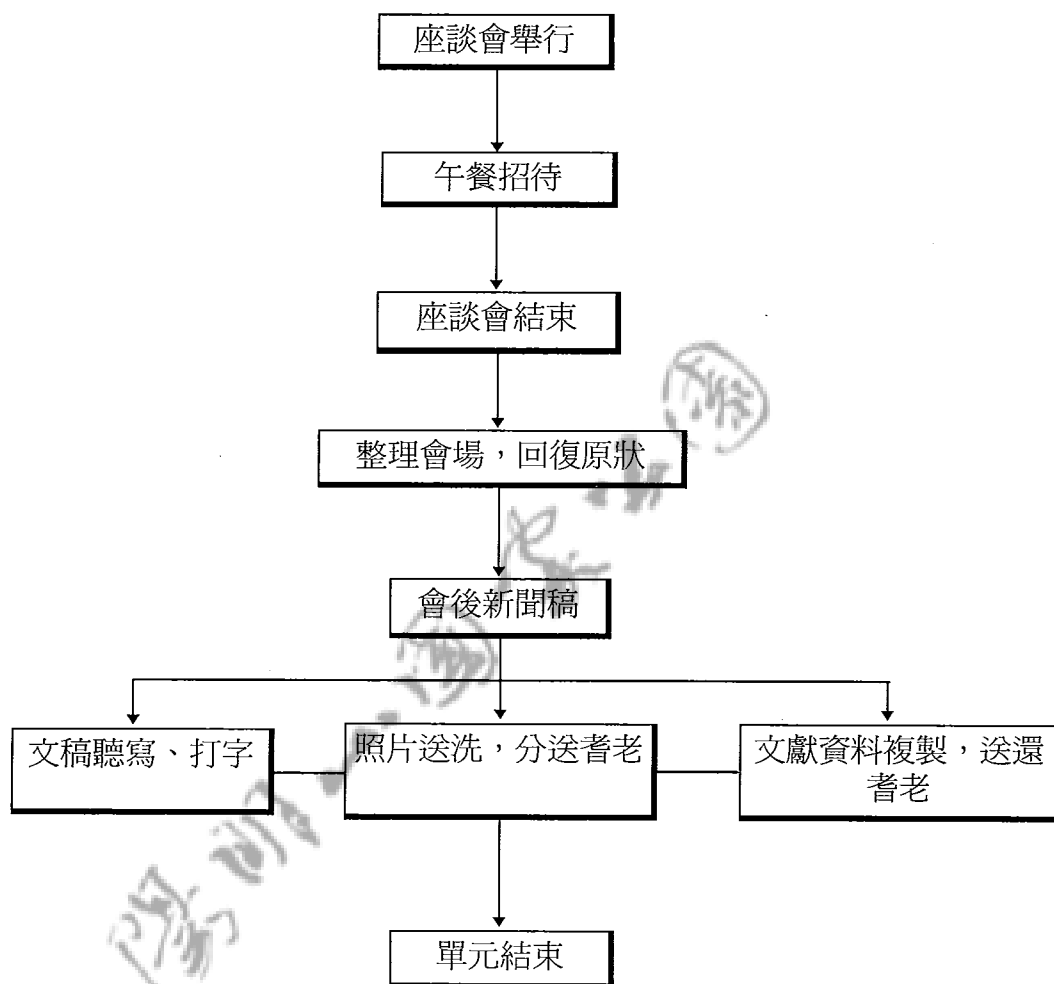
首先，擬一份工作計畫書，內容包括：計劃名稱，主辦、協辦單位，主辦人，聯絡人，接著是緒言，說明此次活動的緣起與目的，然後是實際的工作內容，例如：各階段流程、執行項目、經費預估等，在這個項目裡可以將參與人員的工作鉅細靡遺寫下來，並加以分組，大略可分為聯絡接待組、場地佈置組、攝影錄音組、茶水便當組及記錄整理組。由於座談會一般皆不是大型活動，因此工作人員不須太多，各組只需一人即可。

分組的目的除了各司其職之外，在某一組特別需要人手幫忙時，也可相互支援，如此才能將活動辦得好。

單場座談會大約需用一星期至十天來準備。通常擇定星期日舉辦。因此在星期一就要將借用場地的正式公文與受邀人的正式公文，連同邀請卡、討論題綱、個人資料調查表全部印出，以便寄發。千萬別完全依賴郵寄，有時親自送達效果更佳，更顯誠意。以陽明山區的郵件為例，通常較台北市區延遲 1、2 天才寄達。就竹子湖地區的座談會來說，便發生受邀人直到星期六都還沒收到正式公文的情形，因此十八份頂湖、菁礮山豬湖則以親自送達為原則，這些寄送公函的工作至少要在星期三以前完成。



圖一、座談會的工作流程圖



圖一、座談會的工作流程圖（續）

場地佈置組也要開始前置作業，首先要到會場勘查。勘查的內容如下：會場面積及牆面顏色，以便決定標題字的顏色、大小，座椅的形式與安排，洗手間的位置，由入口到會場的路線，張貼海報的位置，接待處的佈置等。

另外，在文宣美工方面包括：

（1）標題字的製作：

爲了讓會場標題字有立體感，建議採用有顏色的珍珠板，字體則以莊重大方爲考量，內容包括：座談主題、主辦單位、協辦單位、舉辦日期。需要注意的是，筆畫多寡與字體結構有時會造成字版的分離，爲避免貼字時零零落落，美工人員在割字時必須將各個筆畫連結起來，連結的部份可以粗一點，這樣並不會影響字的整體性，同時爲了節省佈置時間，割好標題字後應在反面貼上雙面膠，便於佈置。

座談會的主題字型建議採用勘亭流，大小約爲 30cm × 30cm；其餘則爲華康 POP 字型，大小約爲 15cm × 15cm，這兩款字型最好採用不同色的珍珠板，例如：大字紅色，小字米黃色。用來裁剪的字模以電腦列印時則選用空心字，字元大小 250 號，約半張 A4 大小，可印二個字，越大越好，然後再到影印店放大，總計費用約 100 元左右。

（2）桌上名牌與配戴名牌：

文具店可買到壓克力材質的桌上名牌套，以及夾在胸前的配戴名牌套。名牌卡片係自行設計，一般將美術紙裁切成 20cm × 20cm 對折，然後雙面再書寫姓名，每字約 4.5cm × 4cm，這樣除了標示座位所在，還可讓同桌的人辨認對方姓名。桌牌除了寫上名字之外，另需準備三塊：一塊寫主持人，其他二塊則寫引言人。

配戴名牌分爲二類：一類寫上受邀者名字，另一類爲工作人員名字，可採不同底色，以資識別，尺寸不可大於 9cm × 5.5cm，否則無法裝入夾子裡，另外要記得每次座談會均要更改地點及日期，這些工作均要在星期六以前完成。以上兩種名牌卡片都要備份，以防參加人數突然暴增，措手不及。

（3）海報：

主要作爲宣傳之用，格式常爲半開～全開，內容主要告示座談會的主題、舉辦地點、時間，以簡明清楚爲要。有時可加繪漫畫圖示，增加海報的吸引力。有時採用標語式的海報，以鮮明底色配上簡單辭語，亦有不錯的效果。

（4）指標：

主要爲導引指示之用，如會場、洗手間的方向標示、接待處、茶水取用處、工作人員席、旁聽席等。一般而言，「會場」及「洗手間」的指標以不同顏色製作，並畫出前導箭頭，各需四份，約 30cm × 15cm 大小。「茶水取用處」的指標約 50cm × 30cm 大小，需加添膠帶以防水。另外有些指標，如：男女廁所、工作人員席、旁聽席等，其份數視情況增減。

海報和指標張貼的地方可在戶外或室內，張貼戶外的海報爲避免下雨或隔夜露水潮濕，致使字跡模糊，因此要用寬面透明膠帶將海報正反面全部黏貼。也許有人想用透明塑膠袋將海報包覆，但這樣會使字體與塑膠袋之間有種不緊貼的感覺，讓人看不清楚內容，這種防雨方式，對海報與指標功能的發揮，並不是很理想。

二．耆老名單確定

工作計畫書完成後，要將耆老名單確定。座談之初，工作人員對村落尚不甚熟悉，可先拜訪里長或老里長，將座談會的概要敘明並遞上工作計畫書，再

向他們請教本村「頭人」是誰？或商請他們列出參加座談會的人選，可先擬出一份約 20 人的初步名單，再隨時增加或刪減。

耆老名單先有大致複案，這時要進行最後名單的確定。對工作人員而言，拜訪是很重要的工作，如果只靠電話聯絡，雖然耆老口頭答應了，但屆時可能又爽約或因故缺席。拜訪耆老時，有些人最初可能在名單之外，但他們對座談主題有興趣，亦可考慮添入邀請名單之內。

三．地圖製作

座談會的議程中，有一個項目是請耆老述說當地的小地名，這些小地名可能從未出現在現有的地圖或文獻上，爲了將這些地名明確標示於地圖，因此要預先準備 1:1000 的地形圖，商請耆老指認並加以標示，這項作法可使一些饒富特殊意義、有趣的地名得以保存，並使現有的地圖生動而豐富。

將村落地圖黏合後，約達全開大小的 2~3 倍，因圖紙鬆軟，爲使地圖張貼時，明顯而莊重，因此需將圖紙加貼在深色且較硬的美術紙上，如粉彩紙或雲彩紙等，不要爲了省紙而只貼邊框，草草敷衍了事。地圖原有的內容，如房子、河流、道路、田地、山丘等，應加繪顏色將其凸顯，這樣，地圖的說明性將更爲提昇且加強。

四．製作新聞稿、傳單、旁聽單

（1）新聞稿：

將活動資訊預先散播出去讓社會大眾知悉，傳播媒體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確定活動日期、地點、參加人數之後即可撰寫新聞稿。將座談會的特質與內容，傳遞給社會大眾，讓更多人參與。

如何將新聞稿傳真給報社記者？各大報社的記者何其多，你所舉辦的座談

會並不是極富爭議的事件，記者並非都有興趣，那麼要傳真給誰呢？如果你有熟識的記者朋友當然最好，若沒有，應先探聽、詢問專門報導地方新聞版的記者或休閒旅遊版的記者，事先打電話與其聯絡，再將新聞稿傳真給他，不要奢望報社一定會刊登出來。如果各項社會新聞很多，而記者或編輯又認為此項座談會新聞沒有賣點，當然你所傳真出去的新聞稿便石沈大海了。然而只要有一份報紙刊出，你的目的便已達到，必可引起部份民眾注意，獲致某些效果。

（2）傳單：

座談會的地點大多選擇當地的國小禮堂或民眾活動中心舉辦。因此製作傳單讓小學生拿回家是很好的作法，希望藉由小朋友的力量帶動爸爸、媽媽，還有其他的家人一同前來參與，共襄盛舉。傳單撰寫的內容需略有變化，文字內容需改為小學生可以理解的語辭，口氣亦較自由輕鬆化。

（3）旁聽單：

座談會除了耆老、工作人員之外，還有湧來一些對座談會主題有興趣的旁聽民眾。旁聽席通常包括了記者、本村民眾、收到傳單而來參加的當地民眾，看到報紙新聞才得知這項訊息的外地民眾等，為了讓這些來賓對當日的討論議題有初步的了解，因此製作旁聽單，並分發給他們。旁聽單彙整討論題綱、本村地圖、說明文字而成，並歡迎旁聽民眾留下姓名、地址、電話，以便日後能將下次座談會預先通知他們。旁聽單的用意是要聯繫這些基本聽眾，讓他們瞭解議程，進而關心參與座談會。

五．租借會場

舉辦座談會時，通常選擇國小為會場，這是因為國小的地點適中，耆老步行便可到達，並且是當地較為正式的文化場所吧。商請當地國小為協辦單位，還可得到硬體設施如禮堂或視聽教室、桌椅、錄音器材等支援協助。座談會主

題常提及本村昔日的教育概況，通常就是國小校史的歷史講述，可做為鄉土歷史的重要文獻，因此小學校長、主任都十分熱情且全力配合，這時若能商請國小校長或主任擔任座談會的引言人那就更好了。

如果當地村落的學區極大，國小位置偏遠，這時則需另覓場地，例如社區活動中心亦可作為會場，但需事先張羅錄音擴音、桌巾、茶水等器材。

與會場的持有單位電話聯繫之後，正式租借公文就要發函出去，最好在星期二以前寄達，公文內容包括座談會目的、借用地點、時間，附件應包括工作計畫書、耆老名單，最後還要寫上聯絡人姓名與電話，以備不時之需。

六．拜訪耆老發掘資源、商訂問題與安排道具

確定耆老名單之後，一有時間就要去拜訪，藉以瞭解在眾多耆老中，哪些人頭腦清楚，哪些人具有某方面專長，哪些人對當地資源略有瞭解，由這些訊息再加上自己對村落歷史、產業等所做的功課，就可以清楚的知道這個村落中耆老們的寶藏。

你希望在活動中得到什麼就一定要將資訊傳遞出去，例如欠缺古老的文字資料，像獎狀、畢業證書、土地契約書等，在拜訪時就要告知，讓他想想有誰會有，或者自己有但要找找，所以可以請他在座談會當天帶到會場給大家看看，另外還有一些現代沒落行業使用的工作用具、當時民間流傳的歌謠等，這些資源都是使座談會更生動、活潑、有趣的媒介，所以在會前的聯絡上，必須找出這些耆老的特色，在先前的私下訪談中與其建立友誼，進而安排他們在座談會舉行中穿插表演節目。

七．會場佈置

佈置會場時間一般安排在星期六，將事前準備的宣傳海報、標題等，在

座談會舉行前先張貼再定位，除此之外，現場尚有其他問題必須解決。

（1）座椅安排：

座椅依租借場地不同而有所變更。禮堂大多為一大型空間，平日為學生唱遊或朝會的場所，因此沒有現成的座椅排定在禮堂裡，所以借到這種場地時，就要跟學校聯絡人溝通好：從那裡搬桌椅來佈置？若是借到已經有現成桌椅的視聽教室或集會場所，則只要將席位界定清楚即可。

該如何將桌椅安排成適合座談會的談話空間呢？首先考慮參與的來賓身份，最主要是 20 多位耆老，另外還有旁聽者及工作人員，四場座談會中，主持人與耆老的桌子是以六張長形會議桌合併起來的矩形桌並鋪上桌巾，再搭配 20 多張椅子；主持人的座位安排在長邊的正中央，如此可讓主持人掌握全局。旁聽席的位置要以方便聽取座談會上各種動靜為主要考量，不能離耆老們太遠，因為擴音器與空間的關係會造成回音或散音的效果，加上耆老們年紀過大，說話有地方口音且模糊不清，距離過遠會使旁聽席上的人聽得十分吃力且沒有參與感。基於上述理由，若場地位置夠寬，建議將旁聽席及工作人員席安排成「U」字形，圍繞在主桌周圍至少一、二排。由於工作人員在座談會進行中仍有任務待執行，必須到處走動，因此可以安排在與旁聽席相對的位置，以免影響其他人專心聽講。

（2）接待處安排：

一張鋪上桌巾的長方形會議桌，設置在會場入口的接待處，提供來賓詢問的地方。桌前可以張貼一張海報，桌上除了放置一塊寫著「接待處」牌子之外，還有一張簽名單、耆老的名牌、桌牌及車馬費（信封裝好）、旁聽單。

（3）擴音、錄音測試：

擴音、錄音設備在星期六就要擺在定位，並且進行測試，項目包括：確定錄音帶的時間長短（包括每一面的時間），每次座談會約需 60 分鐘的錄音帶 4 捲；將錄音帶前面空白部份去除（即向前轉）；檢查擴、錄音系統是否能使用，並調整所需之音量，有些擴音器會有回音或雜音，所以一定要事先使用過；試錄一段並聽聽有無缺失之處；麥克風最好有 3~4 支，1 支有線麥克風由主持人維持會場程序與秩序，2 支無線麥克風，讓耆老們輪流使用，另外 1 支則交旁聽席發問使用。所有設備最好在座談會前再檢查一遍。

座談會進行中，錄音需注意的事項為：記錄開始時間與結束時間，注意何時該換面或換帶，最好在錄音帶用盡前（約剩 3 分鐘帶子）即換面或換帶，一捲錄完要馬上在封面記錄錄音順序與大致內容主題，以方便事後聽寫。

八、座談會進行

（1）地方藝文活動襄助：

由於活動主題是「鄉土歷史座談」，所有座談地點都是在村落聚集地，主辦人若想將活動辦得有特色，必須有別於其他座談會的特殊節目。據瞭解，小村落裡通常都有陣頭為廟會時的熱鬧團體，一邊敲鑼打鼓一邊遊街，通告村人。有鑑於此，座談會的開場白就邀請當地特殊藝文活動，如陣頭、獅陣、子弟戲、布袋戲等來熱鬧一番，藉著活動的聲響帶領周圍好奇的民眾來參與。

每次藝文活動結束就以長串鞭炮作為當天座談的開始，這象徵著什麼意義呢？首先是謝謝表演團體的賣力演出，再者是預祝今天會有一個圓滿的座談會吧！

（2）花卉盆栽佈置：

一場座談會若有花卉盆栽擺置於大門、接待處、會場入口、會場角落等地

方，應可將那種正式會議的氣氛營造或烘托出來，也會使參加的人感染那股輕鬆與喜悅的心情。通常花卉盆栽比切花合宜。依會場大小，大約準備 15 ~ 20 盆栽即可應付。花卉選用暖色效果較佳，紅色、橙色、黃色，皆是不錯的色系，下列組合可資參考。

（紅色） 四季海棠或法國海棠 8 盆

（紅色或黃色） 筆雞冠或百日草 8 盆

（黃色） 菊花 4 盆

花卉盆栽可於會前一天佈置妥當，也可於開會之前才進場。

（3）人員接待：

接待人員在服裝方面：女生宜簡單正式、優雅端莊，最好穿裙子；男生則要穿襯衫、打領帶。

8：30 有地方藝文活動表演，因此工作人員大約要在 8：00 左右到達會場，花十分鐘佈置接待處，然而預計 9：00 開始座談，卻總是延遲 15~30 分才正式開始，在這一小時的時間裡，陸續有各界來賓到場，都請他們一一簽名，並將該給的東西分發好，兩個接待人員必須事先商量工作項目，免得屆時手忙腳亂，車馬費給了沒都不知道。座談會開始後，接待處只需 1 人留守到 11：00，並將接待處收拾乾淨才回到會場。

其他該注意的是：接待處不可唱空城。有些耆老不識字，則可由接待人員代簽名。車馬費信封袋上要寫耆老姓名，出席費 500 元要在前一天裝好，最好不要在接待處現場裝。當天若有事先未邀請的耆老蒞臨，先確認身份並請其稍後，請示老師再決定是否列入耆老名單，這時必須現場寫名牌、桌上名牌及車馬費信封，錢則躲起來加裝。在座談會進行中要注意旁聽者及耆老的動靜，如

有需要則適時提供服務。

（4）互動式發問：

爲了讓座談會更生動活潑，在幾次座談經驗後，發現旁聽席上的來賓有發問的衝動，因爲耆老或許語焉不詳，或者想對某件事物更進一步瞭解，這時主持人會給旁聽席發言機會。另外還有一種是主持人與工作人員串通，事先針對當地資源或討論主題安排一些問題，主持人會在進行中詢問旁聽席是否有問題，這時若無反應，則可由工作人員擔任發言人，此舉不僅讓耆老感覺有人在注意聽而說得起勁，也讓旁聽者思索一些我們沒注意到的問題而提出討論。

（5）便當茶水供應：

首先探查陽明山區的餐盒商家，取得電話及地址。星期六要跟商家聯絡訂購份數，並約定隔日（座談當天）10：30再確定一次。另外，詢問商家是否可以外送，若可則在11：30送達，若無法外送則在11：00前往領取，大約一份70元的菜色即可。

在便當菜色方面建議：飯多些，菜清淡一點，以魚代替肉，並注意食用者是否有高血壓患者或素食者，這些都要另外準備。

茶水方面：

1. 準備70個防熱紙杯，大約35元。
2. 茶葉一包（非茶包），如天仁茗茶，100元，一次約用半包。
3. 確定泡茶之熱水取用處。
4. 借一只垃圾桶放置在茶壺下方，可丟茶葉、紙杯、餘水等，以防破壞環境。

5. 先將茶倒在紙杯中，一次約 10 杯，待耆老、旁聽者一到，即請就位並奉茶，大約 45 分鐘要到會場中適時添加茶水。

九．整理會場，回復原狀

座談會結束，工作人員尚需將會場回復原狀。先前張貼的各式海報、指標都要撕下，不可遺漏，以免留下不好的印象。將垃圾集中，傾倒於垃圾子母車或學校的焚化場。桌椅、桌巾、茶壺、錄音器材等各種借用物品均需回歸原位之後才能離開。

十．會後新聞稿

如果座談會舉辦時，有記者到場採訪，則有關的新聞將由記者自己撰寫，大多會刊登在星期一的報紙上。但若沒有記者到場，工作人員爲了將座談會的各種訊息公諸於世，因此需撰寫會後新聞稿並傳真給新聞記者。這份工作十分迫切，必須在星期日下午 4：30 報社截稿之前完成，才能趕在星期一的報紙刊登出來。

另外，有些記者可能會以電話訪談方式，詢問座談會的過程與結果，再自行撰稿發文。這種方式較易出錯，有時會將耆老名字或地名寫錯，不可不慎。

星期一早上，查看報紙是否刊登了座談會的新聞，再將這項訊息以電話通知里長或者耆老，讓與會人士感覺這次座談會的小小成就，有些耆老首次在媒體上露臉，感覺是一件極爲光榮的事。如果座談會的訊息廣爲流傳，則日後進行私人訪談或再次舉辦類似的座談會時，因爲當地居民多少都已有耳聞或曾經從報紙得到這項訊息，更能順利進行且容易達成。

十一．照片送洗，分發耆老

耆老在座談會自我介紹時，工作人員應拍攝耆老的獨照。座談會進行的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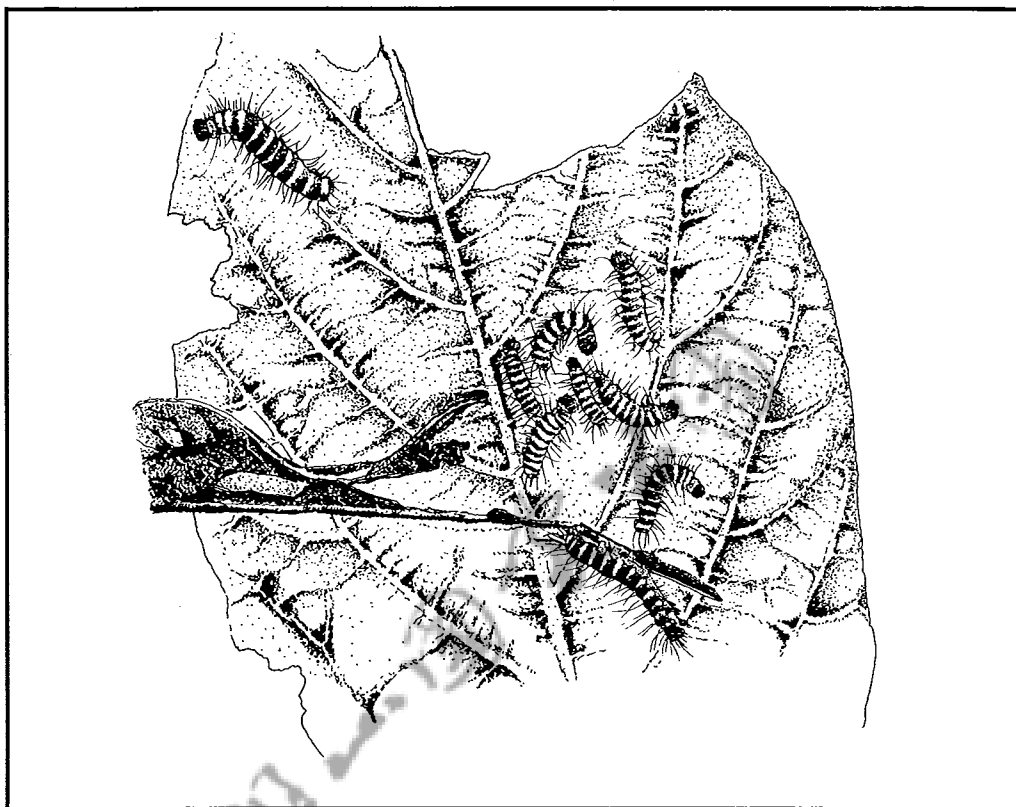
彩片段也應照相存證。會後將這些照片加洗，分發寄給耆老保存，以茲紀念。

十二・文獻資料複製並送還耆老

有些耆老帶來一些昔日的珍貴文件、地契、照片、證書等資料，如果願意借給工作人員複製，則應填寫借用同意書，並約定歸還日期，以盡妥善保管之責。

十三・文稿聽寫、打字

座談會進行時，工作人員尚需作筆記，這是爲了會後聽寫錄音帶內容時參考之用。反覆多次聽寫之後，再加以修改，訂正錯誤，最後電腦打字存檔，以備將來出版報告之用。



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記錄

湖底座談會

竹子湖座談會

計畫主持人：李瑞宗

研究助理：姚淑芬

工作人員：盧淑銀 陳妙翎 曹靜茹

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出版時間：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